

申
14



唐史論斷序

古之史尚書春秋是也二經體不同而意同尚書記治世之事作教之書也故百篇皆由聖人立不以惡事名雖桀紂之惡亦因湯武之事而見不特書也但聖賢順時通變言與事各有所宜爲史者從而記之有經聖人所定典謨訓誥誓命之文體雖不一皆足以作教于世也春秋記亂世之事立法之書也聖人出于季世觀時之亂居下而不能治故立大中之法裁判天下善惡而明之以王制是聖人于衰亂之時起至治之法非謹其

文則不能正時事而垂大典矣此尚書春秋之體所以不同也然尚書記治世之事使聖賢之所爲傳之不朽爲君者爲臣者見爲善之效安得不說而行之此勸之道也其閒因見惡事致敗亂之端此又所以爲戒也春秋記亂世之事以褒貶代王者之賞罰時之爲惡者眾率辯其心迹而貶之使惡名不朽爲君者爲臣者見爲惡之效安得不懼而防之此戒之道也其閒有善事者明其心迹而褒之使光輝于世此又所以爲勸也是尚書春秋記治亂雖異其于勸戒則大意同也後之

爲史者欲明治亂之本謹戒勸之道不師尚書春秋之意何以爲法至司馬遷修史記破編年體創爲紀傳蓋務便于記事也記事便則所取博故奇異細碎之事皆載焉雖貫穿羣書才力雄俊于治亂之本勸戒之道則亂雜而不明矣然有識者短之謂紀傳所記一事分爲數處前後屢出比于編年則文繁此類固所失不細殊不知又有失之大者夫史之紀事莫大乎治亂君令于上臣行于下臣謀于前君納于後事臧則成否則敗成則治之本敗則亂之由此當謹記之某年君臣有謀議

將相有功勲紀多不書必俟其臣歿而備載于傳是人臣得專有其謀議功勲也尙書雖不謹編年之法君臣之事年代有序羲和之業固載于堯典稷契皋夔之功固載于舜典三代君臣之事亦猶是焉遷以人臣謀議功勲與其家行細事雜載于傳中其體便乎復有過差邪惡之事以召危亂不于當年書之以爲深戒豈非失之大者或曰春秋雖編年經目其事傳載本末遷立紀傳亦約是體故劉餗史例曰傳所以釋紀猶春秋之傳焉此可見遷書之不失也答曰春秋聖人立法之書也

立法故目其事而斷之明治亂之本所目之事或一句或數句國之典制罔不明人之善惡罔不辨左氏史官也見聖人之經所目之事遂從而傳之雖不能深釋聖人之法記事次序一用編年之體非外春秋經目獨爲記也遷之爲紀也周而上多載經典之事固無所發明至秦漢紀竝直書其事何嘗有法紀無法傳何釋焉此乃餗附遷而爲之辭也或曰史之體必尙編年紀傳不可爲乎答曰爲史者習尙紀傳已久矣歷代以爲大典必論之以復古則泥矣有能編列君臣之事善惡得實

學海類編 三
不尙僻怪不務繁碎明治亂之本謹勸戒之道雖爲紀傳亦可矣必論其至則不若編年體正而文簡也甫嘗有志于史竊慕古史體法欲爲之因讀唐之諸書見太宗功德法制與三代聖王竝後帝英明不逮又或不能守其法仍有荒縱很忌庸懦之君故治少而亂多然有天下三百年由正觀功德之遠也唐書繁冗遺略多失體法事或大而不具或小而悉記或一事別出而意不相照怪異猥俗無所不有治亂之迹散于紀傳中雜而不顯此固不足以彰明正德功德法制之本一代興衰

之由也觀高祖至文宗實錄敘事詳備差勝于他書其閒文理明白者尤勝焉至治亂之本亦未之明記事務廣也勸戒之道亦未之著褒貶不精也爲史之體亦未之具不爲編年之體君臣之事多離而書之也又要切之事或有遺略君臣善惡之細四方事務之繁或備書之此于爲史之道亦甚失矣遂據實錄與書兼采諸家著錄參驗不差足以傳信者修爲唐史記舊史之文繁者刪之矢志就者改之意不足而有他證者補之事之不要者去之要而遺者增之是非不明者正之用編年

之體所以次序君臣之事所書之法雖宗二經文意其體略與實錄相類者以唐之一代有治有亂不可全法尚書春秋之體又不敢僭作經之名也或曰子之修是書不尚紀傳之體可矣不爲書志則郊廟禮樂律歷災祥之事官職刑法食貨州郡之制得無遺乎答曰郊廟而下固國之巨典急務但記其大要以明法度政教之體其備儀細文則有司之事各有書存爲史者難乎其載也自康定元年修是書至皇祐四年草具遂作序述其意更竢刪潤其文後以官守少暇未能備具逮嘉祐元年成七十五卷是年冬臥病久慮神思日耗不克成就且就其編帙粗成一家况才力不盛敘事不無疏略然于勸戒之義謹之矣勸戒之切而意遠者著論以明焉欲人君覽之人臣觀之備知致治之因召亂之自邪正之效煥然若繪畫于目前善者從之不善者戒之治道可以常興而亂本可以預弭也論九十二首觀者無忽不止唐之安危常爲世鑑矣

唐史論斷目錄

卷上

召突厥兵

立建成為太子

殺劉世讓

殺劉文靖釋裴寂

復置十二軍

放宮人

即位改元

魏鄭公論治

中書門下議事使諫官與聞

責封倫舉賢

朝廷之制

任房杜

殺盧祖尚

魏公不避形迹

房杜相業

處置降虜

命李靖為僕射

封禪

命李靖討吐谷渾

貶權萬紀言利

魏公諫諍

以高昌為州縣

立太子

親征高麗

劉洎賜死

後宮不著名

降李勣壘州都督

命李勣為僕射同門下三品

褚遂良諫廢立皇后

在位改元

降長孫無忌黔州安置

殺上官儀

乾封改元

追尊祖宗自稱天皇

郝處俊諫令后攝政

李敬元統兵

殺裴炎

不稱武后年名

狄仁傑薦張柬之

張柬之遂廢武后

韋后安樂公主弑帝

唐史論斷卷上

宋 許州孫甫之翰著

高祖

召突厥兵

論曰義師之起本救世亂若威德漸盛則四夷款附矣故周武興師致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之眾助牧野之戰漢高平定天下亦有北貊燕人梟騎之助今唐師方起當以德義爲勝何乃聽文靜一時之謀遽求助於突厥斯自小也財帛金寶皆民力所致當舉義之始許之夷

學海類編 卷之二
狄可乎不盡賂之又自失信後突厥恃其微功連歲入寇蓋由茲失策也

立建成爲太子

論曰立太子必嫡長者使天下之心有繫以止爭奪之患也行之乎世固爲常法若夫大公之世子不賢尙求聖人以傳大位况長子不賢次子聖乎安得局於常法也唐有天下本秦王之謀秦王功德之大海內屬望其勢可終爲人臣乎建成自舉義以來無一事可稱道但以年長使居聖子上至愚者知其不可也雖秦王以常

爲史者欲明治亂之本謹戒勸之道不師尙書春秋之意何以爲法至司馬遷修史記破編年體創爲紀傳蓋務便于記事也記事便則所取博故奇異細碎之事皆載焉雖貫穿羣書才力雄俊于治亂之本勸戒之道則亂雜而不明矣然有識者短之謂紀傳所記一事分爲數處前後屢出比于編年則文繁此類固所失不細殊不知又有失之大者夫史之紀事莫大乎治亂君令于上臣行于下臣謀于前君納于後事臧則成否則敗成則治之本敗則亂之由此當謹記之某年君臣有謀議

學海類編 卷之二
將相有功勲紀多不書必俟其臣歿而備載于傳是人
臣得專有其謀議功勲也尙書雖不謹編年之法君臣
之事年代有序羲和之業固載于堯典稷契皋夔之功
固載于舜典三代君臣之事亦猶是焉遷以人臣謀議
功勲與其家行細事雜載于傳中其體便乎復有過差
邪惡之事以召危亂不于當年書之以爲深戒豈非失
之大者或曰春秋雖編年經曰其事傳載本末遷立紀
傳亦約是體故劉餗史例曰傳所以釋紀猶春秋之傳
焉此可見遷書之不失也答曰春秋聖人立法之書也

反言與己國通謀其情固易察耳高祖不察而殺世讓
何昏暗之甚也

復置十二軍

論曰國之用武固常事不可一日懈也中夏之廣外夷
之眾雖太平之世黠惡者畏威服德而不敢動常幸國
之有事起而爲患耳則武備可一日懈乎况大亂初定
人心未甯便欲爲安逸之態而偃武事及突厥入寇乃
謀遷都以避經世之略何其淺也賴秦王堅議不行謬
策令復置十二軍以教諸府之兵中國之威自此盛矣

學海類編
太宗

放宮人

論曰古之明王嬪御之數著於經典者可見也漢之後宮及千數賢如魏桓者不肯出仕矣蓋人君廣置嬪御其損有三侈費甚也內寵多也怨女眾也侈費甚則困民力內寵多則競私謁怨女眾則傷和氣人君之德所損如是賢者以爲難諫止而不願仕也况隋煬荒虐自古無比強取良家女置後宮者固無其數高祖初入關放離宮之人還親屬此得美事之一節及受禪安然有其後宮欲不荒恣得乎賴聖子承之立矯其過計出三千之眾使天下聳動歌詠唐之盛德也

卽位改元

論曰或問春秋書國君卽位必於元年正月明新君逾年卽位改元也此書卽位逾年豈春秋之法乎答曰尙書記天子傳位改元之法舜則曰月正元日禹則曰正月朔旦春秋卽位改元之法本於此聖人以舜禹之法爲天下之至正也然顧命康王之誥記成王崩康王旣爲天子乃釋冕反喪服蓋以先君不書所終之年天子

學海類編 四 史參
卽位不可一日而虛故於柩前卽位明先君傳授之意不及行舜禹之法也但逾年稱君改元亦同其道矣以天子不待逾年卽位則諸侯可知也春秋一國之史聖人修之遂見天下大法莫若舜禹至正也元年初卽位說者引康誥之文爲定以謂新年正月必改元正位百官以序國史書卽位以表之此雖明不待逾年卽位元年見新君之法不知聖人因而存舜禹之道也况魯侯卽位雖稱元年必書王正月者上以明王道之序下以見諸侯奉王制而卽位也若夫修天子之史可不知書

元年卽位之法乎又後代事艱天子繼統必待逾年稱君勢有不便矣故當依實書之雖略變古法其曰以卽位逾年改元亦所以法尙書定位春秋改元見新君之意也

魏鄭公論致治不難

論曰帝王興治之道在觀時而爲之觀時在至明至明在至公至明則理無不通至公則事無不正通於理故能變天下之弊正其事故能立天下之教弊變教立其治不勞而成矣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

年有成則聖人之意可見矣或曰孔子言善人爲邦百年然後勝殘去殺又言王者必世而後仁何謂也答曰孔子教爲邦者久之之辭也爲邦若非聖哲或行仁政未能變通時事功業不速必中道而止故教以久行仁政乃有成功也若以聖哲之道則期月可也但後之爲天下者雖欲興起治道多非聖哲之才不能通究時弊以道變之務速其功以行一時之事故所爲駁雜莫復前古之治也觀魏公之論誠得聖人之意文皇能納其言而不惑奸人之論力變時弊以行王道嗚呼明哉大亂之後興立教法不急其功致時太平德流於後嗚呼公哉

中書門下議事使諫官預聞

論曰太宗之任諫官真得其道夫天下之務至廣也軍國之機至要也雖明主聽斷賢相謀議思慮之失亦不能免一失則爲害不細必藉忠良之士諫正夫忠良之士論治體補國事乃其志也能密有所助則亦志伸而道行豈必欲彰君過而取高名哉當君相議事之際使諫官預聞得以聞說或有闕失從而正之天下但覩朝

政之得宜不知諫者之何言上下誠通國體豈不美乎况大臣論事以諫官規正於人君之前安有不公之議茲亦制御大臣使之無過之術爾若以諫官小臣不可預聞國議必眾知闕失方許諫正事或已行而不可救過或已彰而不可言故剛直之臣有激訐不顧以爭之者君從之猶掩其過君或不從則君之過大臣之罪愈大矣太宗任諫官可謂得其道

責封倫舉賢

論曰封倫真奸人太宗真能照奸人之情者也大臣之

職薦達人材固非細事天下之大中外之任可容一日乏才乎然人之才有能有不能器而使之眾職舉矣豈有人主責其舉賢己未嘗推薦但言無奇才異能上欲欺主之明下欲蔽天下之善此真奸人也蓋奸人不樂進賢其情有三保位固寵常懼失之以賢者既用必建立功業掩己之明見己之過名滅過露則位不能保寵不能固此不樂進賢之情一也又奸人立私必人附己乃引之賢者懷才安命進退以道固不肯趨附奸人以謂不附己而引之則不知己之恩不知己之恩則不爲

己之黨此所以不樂進賢之情二也奸人無至公待人之心心既不公知人不明雖遇賢才不能深識慮引而進之或有大過爲己之累此不樂進賢之情三也封倫之情正在於此太宗以前代未嘗乏人折之使慚懼無辭可謂能照奸人之情者也國有奸如封倫者世世不無人主能照其情而責之則公卿悚動賢者進矣

定朝廷之制

論曰太宗定天下之功固天授神武英才不待贊論而赫赫於無窮矣其朝廷之制又如是宜乎正觀之治也

夫定官之員不務多而務擇賢則不賢者安得用矣大臣議事使諫官御史史官竝從而入或正其失或糾其非或書其過則大臣安敢不公議矣諸司長官正衙奏事使眾臣共聞之屬官不得奏本司外事非至公之事人不敢言則陰邪之事自絕矣疏賤之人言事者令門下司引奏又置立伏馬以備急事則天下之情無不達矣內侍皆黃衣給事宮掖則奸人無所附而事權不假於人矣數者皆朝廷之大法爲人君者能遵行之雖未能及正觀之治朝廷必尊而天下可治也何哉官少而

賢必擇之精也大臣不敢曲議必聽之明也諸司官無邪言必制之公也言事者無壅而人情盡達必采之詳也內侍不預事必制之嚴也數者非太宗英睿不能盡其道八君資性至此者鮮矣然設官少而務擇賢使諫官輩預聞大臣之議而救其失諸司奏事明陳於庭疏賤者言事無壅不任內侍以事必久其制而力行之雖不逮太宗之英睿朝廷豈不尊天下豈不治也

任用房杜

論曰人主之任大臣不可不專亦不可專若深知其人

可付國事不專任之何以責成功蓋任專則責重責重則人必盡其才力也若知人未至而專任之苟無成功則有敗事又或竊擅威福有難制之患二者惟在人主審之不可一失失則事機難追矣太宗可謂能審任人之術者也知房喬杜如晦之賢而付以國事房杜方盡心職事已著功效陳師合以平常之見欲移主意如晦奏其事意似不廣然慮小臣閒言漸害於事公言之爾太宗不惑師合之言喬如晦荷信任如是敢不盡其才力乎此所以成太平之治也然有太宗之明房杜之賢

學海類編 卷之二 九 史參
則可以專任而不容人言人主知人未至當審其付任不可執此以爲法

殺盧祖尙

論曰人主操天下之勢不可一日失威令威令一失則下起慢上之漸漸若不止則綱紀弛而權移於下何以操天下之利勢故曰人主不可一日失威令也然威令之行不可過中過中則暴暴則人心離矣太宗之用威令誠得其術故內外之臣聞一令罔不靡然從之此無他聰明之性至公之心剛嚴之體御於內外也盧祖尙丁其時荷其任乃委曲思慮以身爲計遂成驕慢之態宜乎獲罪矣然殺戮刑之極施於驕慢之罪此似過中人臣驕慢則殺之復有罪之極者何以加刑若祖尙之罪逐於遐裔而永棄之未至失威令也

魏公不避形迹

論曰人臣之任國事莫若知無不爲一存形迹非公忠之道也且如有賢才滯於下或己之親舊也或權勢之親戚也以此避嫌而不舉又如臣下忤犯主怒枉爲人譖將被刑戮將行竄逐其人或己之親舊也或權勢之

親舊也以此避黨而不辯又如有奸惡之人將爲國患
其人或已之所不足者或權勢之所不足者以此避疑
而不言凡此之類皆存形迹也人臣存形迹爲身之謀
爾非所以爲國計也夫有賢未用國之失也殺逐無辜
君之過也奸人將起時之患也爲人臣者知國之失而
不陳見君之過而不正觀時之患而不救但曰我存形
迹此罪不細故謂非公忠之道也溫彥博因魏公爲人
所譖遂言人臣須存形迹此不忠之言也賴魏公自陳
太宗尋悟其事非君臣相信幾失大公之道

房杜相業

論曰或問房杜之相謀議施爲不見赫赫之事而世大
賢之何也答曰宰相之功何必赫赫觀時事如何耳房
杜自秦府遇主講天下事固詳太宗卽位遂命作相付
任之專不與他相同乃得盡心助治致時太平以事明
之其功可見宰相之任莫先乎正官職用賢才若官得
其才宰相總其大要庶事舉而天下治矣正觀元年房
杜定文武官六百四十員官旣少則才可擇才可擇則
官不濫官不濫則職自舉况公於取士各盡其才此房

學海類編 卷之三
杜得佐主興治之要道也以至臺閣規模典章文物皆其所定又防奸邪抑權倖各有著法大槩如此不惟一時之治固足以垂憲於後也其他軍國機務雖謀議不著每籌事太宗從之以太宗之英睿專任二相而從其所籌其賢又可知也卽正觀時事之治二相之功可見矣或曰正觀四年天下大治太宗惟稱魏公之力不及房杜何也答曰正觀之初太宗求治方切魏公專論王道封倫橫議以沮之太宗不惑奸言力行王道及天下之治也嘉賢人之論足以明道故稱魏公之力嫉小人

之言惜不能使之慚悔故恨封倫之不見其言自不及房杜也然魏公議臣也房杜宰相也魏公論其治體房杜助其施爲爾後世賢房杜而不見其功者惟詳觀太宗專任之意正觀時事之要可也

魏鄭公溫彥博論處置降虜

論曰安邊之術其難哉以太宗之英明魏公之辯論豈不察夷狄之情定安危之計何至納溫彥博曲議處虜內地仍擇酋長備官京師慮之不審乃如是乎夷狄之態弱則伏人強則爲患禮義不能移其性仁恩不能懷

其心從古而然也。頡利之敗，其部落之降者，豈慕德義而來，正爲逃死之計耳。置之塞外，分會長以主之，足示好生之德，何過處置有差也。蓋太宗以雄才大略，平突厥，意破亡之餘，不能爲患，但以大度畜之，至仁懷之，夸大威德，以示萬世，故忽其事也。不然，彥博之議，突厥餘眾若遣居河南，綏懷德惠，終無叛逆，此固妄言，豈能惑其聰明哉。及數年有變，始徙降戎塞外，乃悔今日之失也。

命李靖爲僕射

論曰：太宗之明，李靖之賢，君臣之心，可無閒矣。况靖深入虜地，方成大功，安得容讒人之言。且謂靖軍無綱紀，致以虜中奇貨散於亂兵之手，此不識事體之言也。靖善用兵法，令素整，以少精騎深入虜中，無綱紀，安能成功乎。虜中奇貨，若果有之，散之兵眾，正得其宜。突厥凌中國久矣，一日平之，張天威，雪國恥，安邊甯人，非靖盡心，兵眾盡力，何以成此功。且寶貨散之，軍眾是上不奉君，欲下足恩，眾心故謂正得事宜，但不知寶貨之有無。爾太宗爲君，何至以奇寶爲意，猜疑賢將，尙賴仁明之

學海類編 卷之三
德不行重責靖之忠誠無所缺望不然君臣之間兩有大過矣及數月始悟其事命靖爲相亦足光其功德宜罪讒人以戒於後世可也

封禪不著於經

論曰封禪之文不著於經典秦漢諸儒用管仲說以爲帝王盛德之事無大此禮故秦皇漢武行之儀物侈大自謂光輝無窮然封禪之後災異數至天下多事蓋繁費生靈干動和氣所致則崇尚此禮惡足以當天意哉况此禮不著於經典也司馬遷作封禪書引經典之文

但巡守之禮耳帝王巡守每至方嶽必燔柴以告至非謂自陳功於天也帝王治天下能以功德濟生民致時太平則天必祐之以永久之福郊祀之禮足伸其報何待自告其功也太宗謂事天至誠埽地足以致敬何必登山封數尺之土此實至論

命李靖討吐谷渾

論曰天子善任人而能主威柄則大臣不驕大臣不驕則中外自肅太宗以吐谷渾拒命一日謂侍臣曰欲李靖爲帥討之靖功名之大爲當世勲臣首方以老病居

學海類編 卷之三
家聞其言亟見執政請行太宗使大臣如是功名不逮於靖筋力未衰於靖者敢驕慢乎人臣不敢驕慢則各盡才節天下事不足治矣天子使人至是者無他善任人而能主威柄也

闢權萬紀言利

論曰觀太宗罪萬紀言利眞得天子之體天子爲天下所尊非止威勢之重由仁德之高也仁德之本莫大乎愛民愛民之要莫先於節用用之有節天下貢賦之入歲有餘矣何至殫山澤之利以困人力乎然自三代之

衰秦漢而下人君好利者多由所爲侈大而用無節也天下貢賦之入不足以充其費奸人得以言利矣人君顧所用不足必說其言而從之好利日甚人力必窮人力窮則危亂自至縱未至危亂天子言爲令動爲法以好利聞於天下豈其體哉太宗斥言利之臣無他能自節用外謹制度絕權倖無過費耳正觀一朝其事可見初出宮人三千天下固已頌其仁愛及宮中欲修一殿則想秦始皇之過不起其役體不耐熱公卿請營一閣以避繁暑亦念漢文罷露臺之意不從其請將幸東都

勅預修乾陽殿給事中張元素極言隋室修乾陽勞民之事嘉其言立止出降長樂公主勅有司資送倍於長公主魏鄭公引故事言長公主尊於公主豈得以親愛厚資送於長公主上納其言遂不越禮其設官之制命宰相定其員位文武官止六百四十員多得才能而無冗食其養兵之法畿內及諸路府兵止六十萬惟元從禁軍三萬及府兵番士或出征者有所給外皆散之農畝而養焉其行賞之事功者厚賢者禮內無嬖人私其恩外無倖臣竊其澤天下歲入之物有餘用矣故薄賦

斂厚風俗其道德與前代聖主竝所爲得天子之體矣嗚呼爲天子者皆可以至是可至是而不至者由所爲侈大制度不立權倖不抑所致耳所爲侈大物力固難以給若制度不立則庶事無節而冗費益甚權倖不抑則奸人競附而私恩益廣天子雖獨尙儉德亦何能省用太宗自節其用復能謹制度絕權倖所以不取山澤之利不困生民之力而財自豐爲天子而得其體著仁德於無窮也

魏鄭公諫諍

論曰魏公以忠直稱歷數百年而名愈高李翱論修史之法則曰假如傳魏徵但記其諫諍之詞足以見正直是魏公得諫諍之道其言足以傳信於後也正觀十年魏公三上疏乃諫諍之著者然不過諫侈逸明任人平刑賞辨忠邪及引前代治亂爲說未嘗深言君過亦不及安危大計詳味其意尤見當時高致夫不深言君過君無大過也不及安危大計君能自主威福了天下大事也君無大過能了大事真英主也但政有小失則諫之引前代治亂爲戒使不至於甚此所以爲忠也魏公

事英主力贊治道已成太平之治見其小失尙孜孜諫諍以防其甚如事中常之主天下未治其君或有大過魏公之諫必危切至安危大計必忘身以爭也蓋輔相之道不至此不足以爲忠魏公之心後之爲相者宜詳之

以高昌爲州縣

論曰中夏之於四夷天分內外之地也故嗜好不同服用不類禮義不能化人情不可通地形險固自限其所帝王能以德服而威制之常使不爲中夏患則上策也

學海類編
安可恃盛大之勢因夷狄拒命而伐之遂強有其地一
強有其地不惟中夏之人苦戍守之勞又使諸戎謂中
夏利其土壤各懷怨懼俟時乘隙合從爲患矣以太宗
威勢州縣高昌之地雖保無他魏公尙以爲不可則帝
王威勢之不逮太宗者慎無貪戎土以起大患也

立晉王爲太子

論曰王者立太子以嫡以年以德固有常禮若嫡與年
者或昏庸或過惡固不可不擇於諸子也擇之之法取
眾望決己意則天下歸心矣太宗英主也斷大事未嘗
有疑晚年牽愛不能定一子泰長而有過立晉王無疑
何至投牀自苦取決於無忌之言太子君之副社稷之
本豈使一臣立之仍命拜謝賴太子良善人情可屬無
忌終不擅其恩不如是必起亂階矣

親征高麗

論曰正觀中天下治平四夷賓服天子威德甚盛太宗
練兵師尙功名其志甚銳以此無衰怠之意臨天下可
預防患難求保太平之業也但因一遠夷之臣殺主害
民復侵陵鄰國詔罷兵不聽然彼有罪豈預中國之事

命一二將帥出師境上示征討救援之勢使畏威懷德足爲天子能事何至決親征之計乎忠賢交諫莫非苦言李勣一議堅不可動遂舉中國數萬之眾驅之異域輕其性命已似忍心况以萬乘之尊與遠夷爭勝又自輕之甚雖平遼東數城破延壽大軍何足益其威德若延壽納對盧之計危可測乎此蓋太宗英雄自恃忽於深慮李勣順意生事遂成誤計且初議伐遼褚遂良諫止其事太宗然之勣至追述延陀犯邊聖策本欲追擊由魏徵苦諫致失事機以此激之遂定親征之議及敗

延壽之眾太宗下馬謝天則危心可知矣詔從行軍人戰死者加勲級榜殯地則中國士眾殞命於遠夷可知矣天子苟宗廟社稷之重爲天下生靈之主一旦不因中國之事履危難輕人命威德無乃損乎且李勣追咎魏徵諫擊延陀事謂之失策如延陀犯邊太宗命將禦之大破其眾足示中國之威不追擊之亦未爲失高麗本不敢犯邊何至親征乎勣順意生事無以逃其罪矣房喬忍死上表懇諫伐遼賢哉

劉洎賜死

學海類編 卷之三
論曰劉洎之死據舊史所書由褚遂良之譖也然伐遼之行太宗諭洎輔翼太子之意洎有誅大臣之對時已責其疏健太宗至自遼東不豫洎謁見而深憂之或言誅大臣事亦與前疏健之語何異倘爲遂良所奏太宗疊前怒殺之迹其事狀近於是矣若洎止憂聖體絕無他語又引馬周自明周對與洎不異太宗何至偏信遂良遽誅大臣乎况洎有罪而周隱之又安得止罪洎而不責周也蓋遂良後諫廢立皇后事以忠直被譴奸人從而譖構之惟恐其無罪故劉洎之子訴冤李義甫助

之賴樂彥璋力辯其事遂良譖洎之言當出於此矣又正觀實錄本敬播所修號爲詳正後許敬宗專修史之任頗以愛憎改易舊文則遂良譖洎之事安可信乎

後宮不著名

論曰帝王於後宮恩寵過厚非賢德者鮮不干預時事著名於外蓋寵過厚則言易入言易入則事可動後宮至可動帝王以事則奸邪附之著名於外又况親族竊恩競爲氣勢內寵至此小則破家之禍大則爲國之患必然之勢也太宗在位歲久後宮不無寵嬖但外不聞

學海類編
何人耳惟徐充容以恩顧稱絕不干預外事復能諫爭君失則正觀宮闈之政可知矣後代不能遵守神龍中上官昭容等招權於外廣植奸黨天寶中楊貴妃專勢干時務強親屬國事既亂數婦人及其家皆不免誅戮噫上世淳風既往人主之尊爲天下所奉制度必如古簡樸或不能則宮室服用既過於古矣雖英明之君爲外物所誘必有侈樂之意意有侈樂於後宮豈無所嬖寵在人情未爲大過也既嬖之居處服玩充其欲足矣何至容其私謁以干國事使戚屬倚之以作勢奸人附之以竊權氣燄既成必生禍患而後已則人君於後宮或有嬖寵能以正觀爲法不惟不使亂政亦所以安全之也

降李勣爲疊州都督

論曰君待臣以道臣以道報之君待臣以利臣以利報之此歷代君臣之常理也太宗用李勣有本有末其謀謨智力立功立事爲大臣固宜然以李勣不負李密尤信其心使輔太子正爲此節勣雖高勲重望位尙書預中書門下事寵已至矣使輔太子敢不盡力乎何至無

學海類編 卷之三
故譴逐使太子他日授以僕射且人受恩於父兄未有不厚其子弟者况天子以大位授人又寵信之豈於太子不盡力耶然勩忠義之士但風氣英豪非感激不能盡節一日無故逐之使不無怏怏太子雖授以僕射勩之機心豈不曉其利誘乎至廢立皇后之際不肯盡忠雖勩無大臣節亦太宗以利啓其心也

高宗

命李勩爲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

論曰唐采魏晉而下歷代任宰相之制以僕射侍中中

書令爲正宰相故僕射二品侍中中書令三品同中書門下三品由李勩自尙書授詹事詹事卑於尙書藉其輔翼太子故授之同中書門下三品者得預聞國政此侍中中書令之任也今勩授開府儀同三司又改授僕射品已高而曰同三品故蘇冕會要駁其事曰李勩遷開府儀同三司又改僕射開府從一品僕射從二品今反同三品者豈不與立號之意乖乎杜佑通典曰同中書門下三品當以階卑官高令所給祿秩同品耳據此似非位署後同三品者止記初命率不以爲位號也

學海類編
褚遂良諫廢立皇后

論曰高宗卽位數年奉先帝成法以臨天下頗得守文之體一日昏惑自恣不奉天戒雖前代荒亂之主少過之者天子之貴嬪御之眾何至私先帝才人使逞陰譎之計構陷中宮爲國大醜且高宗自晉邸升皇儲卽位之年地震於晉久而不止是必天意以陰盛爲戒也太宗臨終顧無忌遂良稱好兒好婦是以國家事付託於大臣也武氏詭計初行方議廢立遂良以死爭之是不負先帝付託也嗚呼先帝付託於臨終天地示戒於連

年大臣力爭於所議稍近中常之主當知事理甚明不可不念况高宗幼爲聖父教訓正人輔導豈全不辨事理乎但內惑嬖者之計外納奸人之言上不奉天戒次不遵父命下不顧忠議徇一時之欲以至於此心知王皇后無辜而憫之及爲嬖者戕賊亦卒不問此又孱懦之態甚矣使文武之臣蕃夷之長共朝嬖者此又亂禮之甚前代未之有也卒使嬖者擅人主之權害宗室殺大臣幾移宗社實高宗之過也然高宗之過雖奸黨所贊亦由李勣微言于志甯願望所致再李勣荷先帝付

學海類編 卷之三
託于志甯任宰弼之重若稍助遂良及無忌韓瑗來濟
之言奸黨豈能動乎是極諫高宗之過者遂良也成就
高宗之過者李勣志甯也故書曰右僕射河南郡公褚
遂良諫廢立皇后降潭州都督書其官爵明大臣之任
也諫廢立明廢者不當廢立者不當立也因諫而降明
無罪也遺勣志甯立皇后不書其官但名之明勣志甯
無大臣節賤之也書臨軒立后而不曰帝見高宗無人
君之體也

在位改元

論曰人君卽位之年謂之元年元始也人君布政自此
始故首月謂之正月取其正始之義也厥後以數繼之
終於一世此前古不易之法也至漢文惑方士之言改
後元年始變古制孝武因事別立年名歷代帝王皆遵
尚之唐武德正觀雖爲年號亦終其身高宗不奉祖宗
之法且在位七年矣而謂之元年於理安乎若以立太
子之始得以改元不知天下事統於天子乎太子乎事
不師古而至於此由大臣昧於經義也

降長孫無忌黔州安置

論曰人主之惑讒言由不知其人爲蔽耳高宗於許敬宗非不知其人也如敬宗修太宗實錄移威鳳賦事高宗明知不足傳信修史尙高下其手他事固不可信矣鞠獄之際事外言所嫉之人其大罪豈得信乎况無忌親則元舅位則三公忠亮之誠許國甚至一奸人譖之不自臨問遂竄遐裔此非不知敬宗之誣謗無忌之非辜正欲快嬖者之意使元舅以勲德重望冤死遐徼不惟昏塞之過實不仁不孝之甚也

殺上官儀

論曰易有君不密失臣之戒春秋有君漏言之譏聖人垂法使人君與臣下謀議不可輕脫漏露致罹其患故申於易著於春秋丁甯如是也况君乘怒自謀使臣預議一日推過於臣而殺之豈人君之道高宗立武后過惡甚矣后延邪人行厭勝法廢之固宜方與上官儀定議后遽自申訴茲以不密所致若便行廢黜后亦何所爲反懼后怒言儀教我此乃婦人童子之態遂使奸人乘后之意構皇太子大臣殺之士大夫無事被逐者甚眾后威權日甚養成篡奪之勢皆由高宗不君也

乾封改元

論曰太宗以功德平治天下其朝廷之事則賢才在位法度施設其生民之樂則刑罰幾措歲時屢穰其四夷之服則大者來臣小者安帖前古聖王之治何以加焉尙謂封禪盛德之事慮己所爲未當天心終不行其禮高宗在位十餘年雖賴先帝遺德生民安業四夷不動奈朝廷之事奸人亂政忠良竄戮天子廢殺臨朝聽斷則中宮垂簾威福不專於己此大亂已見有何功德可以告成蓋徇后之欲舉希闊儀物誇耀天下耳登封之

後歲饑民困日食彗見連年不已豈非功德之薄妄告於天又千乘萬騎之行勞費民力干動和氣所致與奸人預慮天時不順先引漢乾封故事建爲年號若以歲早爲乾封則民之饑困災變頻仍果天祐哉爲天下者切戒於此勿輕議盛德之事

追尊祖宗自稱天皇后稱天后

論曰諡所以尊名也古之天子諸侯卿大夫善名雖多惟取一大善爲稱不使名浮於實也歷代帝王諡號或實或虛不能盡如古制然必以祔廟之始一二字爲定

也唐高祖起義兵雖出太宗之謀然親平大亂成就王業諡武宣矣太宗以武功定天下卽位之後行王道致太平推誠人心幾致刑措綱紀號令與古治同諡文宣矣今高祖曰神堯不惟越禮適所以辱之高祖於堯之道安可擬議况稱曰神堯人必謂其名不稱旣知不稱豈非辱之太宗加武與聖此不謂過但廟號久定而增其名又豈禮乎二后號神聖尤乖其實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豈中宮之位可當其號此武后自欲尊大妄稱天后高宗遂稱天皇因追尊

祖宗二后用掩其迹嗚呼天子徇后之欲僭大其稱瀆祖宗亂典禮此高宗之過也高宗之過亦由大臣有司不守經義逢君之惡所致爾

郝處俊諫令后攝政

論曰處俊諫高宗不令武后攝政可謂社稷之臣也自上官儀被殺高宗爲后所制奪其威權內外畏之無敢忤其意者高宗雖因目疾欲令攝政亦勢逼而然處俊不顧禍患懇諫其事至引魏文不許皇后臨朝爲證是時處俊之心止知有社稷之計不知有身計也言旣激

學海類編
切又得義炎爲助雖昏主悍后義不能違夫人臣事君見大過而不敢言臨大節而不敢當者正欲保位避禍也處俊當后擅權上下危逼之際忠言確論力救其事義炎協心助爲之言二公終保大位不罹其禍如于志甯輩預廢立皇后之議顧望不言乃保位避禍之意也然終不免譴黜一刺史而歿但得畏懦不忠之名爲世所罪又豈能保位避禍乎然則事君者固不可自計利害也邪正在於所守禍福繫於所值所守者節也不可不固所值者時也此不可必惟能不失忠義大節則窮

通死生賢矣

劉仁軌請李敬元統兵禦吐蕃王師覆敗

論曰王者能知人能駕馭臣下則不敢欺矣將相不忌賢不私怨則國事濟矣李敬元不練邊事與劉仁軌立異此廟堂之上恥所不能忌其賢而違其議也仁軌知李令非將帥才決請鎮守使之敗辱此恃其功名欺君以逞私怨也高宗不察李令不能統兵但徇仁軌意遣之尋致兵師敗衄自損國威此昧於知人之明失馭臣之術一舉而君臣之間俱不免過然仁軌之過大矣

中宗

裴炎請太后歸政太后殺之

論曰裴炎死雖由直議迹其本末自取之也武后篡奪之勢非一朝一夕爲之方欲因事立威震懾中外然後行其所謀中宗卽位之初過寵后父炎力爭之因有讓國之言蓋一時忿激之詞也炎諫於外武后制於內一辱主豈能有爲何得因一時忿激之詞便謂不堪輔佐遽行廢立蓋炎自以忤意預憂禍及遂附武后爲之謀爾殊不知后既能廢帝立少子天下之權皆出於己其

勢至此事肯已乎况素有異謀也炎方區區諫正其過又請復改少子盜欲取人奇寶已預其謀旣使得之乃以廉恥爲責令歸其寶言得從乎言旣不從禍可免乎故曰炎之死亦自取之也夫爲人臣者雖當盡力於事在擇主之正與不正爾主不正而盡力鮮有不罹其禍者蓋共事之時知其計畫所長用心所向得志之後必慮復與人謀則不利於己故有忌之之意炎與劉禕之程務挺輩相繼被戮皆自取之也

不稱武后年名

論曰武后僭竊位號唐史臣修實錄撰國史者皆爲立紀繫后事於帝王之年列僞周於有唐之史名體大亂史法大失矣後史臣沈旣濟奏議曰中宗以始年登大位季年復大業雖尊名中奪而天命未改足以首事足以表年昔魯昭公之出也春秋歲書其居曰公在乾侯君雖失位不敢廢也今請併太后紀合中宗紀每於歲首必書中宗所居曰某年春正月皇帝在房州太后行某事改某制則紀稱中宗而事迹太后俾名不失正禮不違常此得春秋之法足正唐史之失也故從其議書

武后事於中宗紀中武后改年皆是妄稱今起嗣聖繼以景龍武后所改但存其名備證他事而不以表年焉所以正帝統而黜僭號也

狄仁傑薦張柬之爲相

論曰觀武后用張柬之見其任賢之術也武后臨朝僭竊二十餘年所用之人奸正相半蓋后俊智之性有過於人謂不用奸人無以成己欲不用賢人無以庇己過然持大權者多賢才也如狄仁傑姚元崇相於內婁師德郭元振將於外天下事何慮乎故雖兇殘不道不至

禍敗者以此也當仁傑元崇相國才謀之士不乏於時
尚孜孜訪於二相求大才以備任用二相力薦柬之立
命作相其推心不疑如此則向之任用之意可知矣豈
非得任賢之術也一婦僭天下大號恣行兇虐尚以大
權付得其人久不禍敗爲人君者能推誠任賢天下豈
有憂患乎

廢武后

論曰舊唐史書武后傳位於中宗蓋史官諱其事也然
桓彥範傳書武三思以武后爲彥範等所廢常深憤怒

又於武后實錄書彥範請太后復辟臥不語事是廢之
爲實今迹其實事書柬之彥範等遂廢武后所以明大
法也唐之天下高祖太宗之天下也高宗傳受於祖宗
及其崩也以子託后后擅威權乃逼奪其位僭竊大號
恣行凶虐毒流內外逾二十年不道至此若終身無禍
何以作戒於後况實廢之安可諱也若以中宗武后之
子也彥範等奉子而廢母於事不順是不達其理春秋
莊公元年三月夫人遜於齊此莊公之母也以悖亂之
事去其氏貶之則春秋之法可見矣武氏奪嗣君之位

變唐國號凶穢虐法爲害歲久安得無所貶也况書廢武氏者廢其僭竊之號彊大之權復后之位爾復后位所以奉祖宗之統豈不順乎故用春秋之法爲唐貶絕罪人且作戒於後也

韋后安樂公主進鳩帝

論曰中宗真天下下愚之人不可移之性也前代人君如太甲者中人之性爾始以失道爲大臣所廢遂能深思前過自新厥德暨復正位享國永年中宗卽位之初過寵后父因大臣切諫有不道之言爲母所廢流離艱

苦凡十五年賴祖宗功德入人至深天下之心繫於後嗣故忠義之臣出死力以救始得復歸京師及正位昏庸之態又甚於前崇寵韋氏使預國政縱其奸惡一不爲意忠臣諫而不納凶人進而得計賢者罹罪邪者受寵紀綱法度紛然無一條理是中宗歷憂患二十年未嘗省過也未嘗修己也人情邪正都不曉也世事美惡都不辨也昏昏然何等人爾故復位數年孱惑如故豈非下愚之人不可移之性歟卒至凶婦逆女結邪謀而終由以至愚自貽其禍也

唐史論斷卷上終

唐史論斷目錄

卷中

景雲年

帝王細務

姚元崇相

開元尊號

酸棗尉袁楚客上疏

盧懷慎卒

用李林甫平章事

張九齡乞斬祿山

刑罰幾措推功李林甫

冊忠王爲太子

用王鉷聚斂

輔珍琳稱祿山無事

李光弼殺崔眾

賊陷睢陽害張巡

烏承恩爲史思明所害

九節度使討安慶緒

李峴降蜀州

懷恩畱賊將分帥河北

顏真卿降峽州

李寶臣復叛

李棲筠卒

開豐州零陽渠

楊炎貶崖州司馬賜死

陸贄論吐番

盧杞奸邪

李晟論張延賞

疑忌李晟

崔損卒

唐史論斷卷中

宋 許州孫 甫之翰著

睿宗

景雲年

論曰古之人君即位必逾年而改元者先君之年不可不終也繼大位不可無始也一年不可二君也先君之年不終則後嗣急于爲君而忘孝心矣繼大位無始則布改立事無以正本矣一年二君則國統不一而民聽惑矣典法如是之重人君敢不謹其事歟睿宗于中宗

雖兄弟之序然繼其位則同于先君安得不待逾年而改元蓋大臣昧于經義而然也今書景雲年者不可分中宗所終之一年爲二又不可記睿宗之始年謂之二年故變其例所以戒無禮而正不典也

傳位皇太子使主細務

論曰睿宗以次子平王賢而有功取內外屬望之意從長子辭讓之誠立爲太子又以時多難上象示變知行事不當天意遂傳位于子實大公之心安宗社之計也奈何爲愛妹所惑雖傳位而不授以政使太子稱帝而

主細務自稱太上皇而斷大事此體豈正乎故養成愛妹之惡致奸人黨附從而逆謀賴太子英果先事誅之不然內難可測乎蓋睿宗雖有大公之心而明斷不至也惜哉

元宗

相姚元崇

論曰天子任輔臣非知其忠推誠待之何以責成功輔臣荷天子之知非素蘊策畫通達時務盡節行之何以稱大用明皇之用相姚元崇之事君得其道矣初明皇

以崇可相將召之張說輩讒言交結一不能動遂以大柄付之崇荷其信任之意力救時弊行之不疑數十年紛亂之政旬日而變紀綱法令卓然振起非君臣相得之誠至深至悉何以及此然爲姚崇則易爲明皇則難自中宗復位承武后暴政之餘且爲韋庶人所制用奸貪去忠良官職無敘紀綱大亂重以太平暴橫不改其惡中外人心思治甚切崇有才智固能觀時事之弊知變之之術一日當塗改順人心行之不難耳明皇居藩邸已憤時弊之甚卽位之始銳意求治任崇固宜但張

說有輔翊舊勳素親倚方居左右與崇不協崇雖才過于說適在疏遠不任說而任崇此所以爲難也嗚呼人主知疏遠之臣可用付以大柄推誠待之使盡其心以成開元治平之業後之人主固宜以此爲用賢之法也

開元神武皇帝尊號

論曰古天子之稱曰皇曰帝王蓋稱其德也秦不顧德之所稱但自務尊極故稱皇帝然亦未有尊號也至漢哀帝始有聖劉太平之號此豈可爲法乎高祖太宗各有功德俱無尊號高宗徇武后之意始稱天皇中宗從

韋庶人之欲乃號應天二宗竝爲婦人所制綱紀號令不由于己其行事紛亂果合天理乎而稱曰天皇號曰應天是妄自尊大但取千萬世詈與笑耳明皇以賢繼位祖宗善惡之事聞見固熟何故忘高祖太宗之實德襲高宗中宗之虛名蓋臣下諂諛不守經義逢君之過而然也故所上表明言何必稽古此人臣不忠之言耳人君行事不可泥古之迹又不可不稽古之道泥古迹則失于通變之機不稽古道無以成大中之法况明皇英偉之主臣下常以古道諷之尙慮越逸可得更言何必稽古以導其侈心哉

酸棗縣尉袁楚客上疏諫娛樂

論曰開元二年明皇方勤政治用才傑百廢具舉內外無事實有承平之風聽政之暇頗事娛樂以人之常情觀之天子當承平之時稍自娛樂未爲大過然深計遠慮之士已憂之矣蓋人情大抵好逸憚勞志氣稍充目前無患鮮有不驕惰者驕惰不已憂患遂至此事勢之常也况萬乘之貴爲天下所奉又當內外無事恃此自樂驕怠之志必從而生奸人窺其情益求美物作奇伎

學海類編 卷之二 四
以奉之心說意快以寵其人一寵之則奸人之徒爭奮其計矣奸人得計時政必壞日復一日亂亡自至此人君好逸樂之常勢也故楚客一窺明皇娛樂之意以太康失道不聽五弟所述禽荒色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之戒遂至失國秦穆公崇飾宮室由余譏其勞民能改其過乃興霸業之事上疏言之以止驕逸之漸明皇雖容其言而娛樂不改其意自以大功卽位方任賢才致天下無事我娛樂何害哉所以忽其言不聽蓋明皇才俊性英豪向在藩邸歷知民間事觀韋庶人之黨勢危

社稷遂起兵討之能成大功茲乃感憤而爲也及卽位勵精政事委信賢佐命盡除前日之弊然英豪之性不能純入于道見時無事乃以娛樂爲意殊不知娛樂浸久志意漸昏奸邪乘閒以進自致危亂也但明皇雄才大略雖務娛樂猶倚任正人以了國事德澤之廣入人甚深故久而後致天寶之亂若中材之主不及明皇才略復不能任賢致天下無事如開元時稍縱娛樂不待久而亂矣或曰人主當天下無事時不可自樂乎曰天下之大政務之廣堯舜至治之世尙曰兢兢業業一日

學海類編 卷之二
二日萬幾戒慎若此後世之治望堯舜遠矣一時無事
得不慎其微乎然人主聽斷之暇宴樂以節游幸以時
豈不樂乎况天下奉之意無不滿何必從禽獸廣聲色
使奸人得以窺其欲耶後世必法堯舜常保儉德恐有
不能但或嗜好于物不可使有形或倦怠于事不可使
有迹外或有恩倖之臣權不可假內或有嬖寵之人言
不可惑嗜好一形則小人極新美之事曲奉其欲而有
所希矣倦怠一露則邪臣陳安逸之趣迎導其意而有
所要矣假恩澤之權則黨附必眾而擅恩威矣惑嬖寵
之年矣

盧懷慎遺表薦宋璟盧從愿

論曰太宗賞賜魏徵手詔言晉何曾不忠之罪蓋謂曾
窺見武帝奢逸之心不能切諫但退有後言也觀懷慎
與宋璟等所言頗似何曾之意然懷慎與曾言同而意
則異矣曾自以奢縱爲時所譏見主之過默而不言此
正保位爾其與子孫竊言又欲取名于後世也懷慎清

學海類編卷之二
六
史參
儉有節性復公正非懷祿固寵之人也其主方勤政治
未有深過但以高識見其萌芽不聞切諫此亦可責能
與璟等深言且力薦之是使諫正于後以此論之懷慎
與曾言同而意異也夫大臣德望有素無保位懷祿之
迹若觀主微過而不言又能薦賢者諫正于後尙可掩
過如德望未著見主過而不言又不能力薦賢者使之
諫正此懷祿固位之人雖竊一時富貴千載萬世識者
視之當爲罪人矣

用李林甫平章事

論曰帝王之命輔相或自知其人或人臣所薦必名德
有素才能已試者始可協天下之望林甫先圖郎官源
乾曜薄其才行不許郎官不可爲則其人不賢眾所知
矣及宇文融引之爲黨歷中丞侍郎無一善績可稱雖
爲韓休所薦休之言亦未必能信于主但武妃力士內
爲之助遂至大用爾假如明皇以林甫是韓休所薦休
有一時之名其言雖可信豈不思武妃力士己之嬖寵
者也林甫爲近臣能使嬖寵者爲之言其人奸佞可知
矣假如惑嬖寵之言不辯其佞旣相之後能議何事况

學海類編 卷之二
不知學術有何所長而任之也是林甫凡百奏請但能
希意旨以取恩寵耳况人臣奏請之事若有合于主意
當攷其經世濟民理道明白始可無疑若事事合于主
意是明有所希而然也况本因嬖寵而用又奏請之事
皆合己意帝王稍明理道者豈不復慮哉况明皇天資
不爲不明一旦昏惑都無念慮遂使奸臣擅權終亂天
下則嬖寵之爲患也如此夫帝王荷宗社之重主生靈
之命不得賢輔何以興起治道求賢輔無他術必取名
德有素才能累試者可矣若名德未著才能未彰但取

嬖寵之言而命之以迎意希旨而任之是上忘宗社之
重下輕生靈之命欲天下不亂不可得也林甫任用浸
久內則起大獄引楊國忠使倚貴妃勢以害忠良致其
權力外則保任藩將使專節制利其夷狄賤類無入相
之路養成祿山凶威則天寶之亂林甫致之也噫天子
一聽嬖寵之言任奸人相國以其迎意希旨而寵之遂
起大亂已罹播遷之禍民陷死亡之難後世人主得不
戒之哉

張九齡請斬安祿山

論曰人君有忌心則賢者不能立事軍國之務至眾一人之智固不能了必藉賢者謀議也賢者謀議多出眾人之見非英睿求治之君往往不諒其心或以忤意厭之或以立異惡之奸邪希旨之臣摭疑似之事從而讒毀則人君忌之矣既忌之不惟謀議難合且欲鬪一時怒氣多方沮之雖理道明白亦不從也賢者爲人君所忌如此欲立事得乎九齡以高才直道居輔相之位值明皇倦于政治厭聞讜言方且倚任李林甫奸臣謀議固無所合及奏祿山逆狀此先覺獨斷之論非常人可

明其以將校敗衄請行軍法此有何難明之理况祿山素無賢名又無大功本以勇銳可用今戰而敗衄則勇銳亦不過人不知以何功德可贖罪也是明皇特以九齡議論堅正多所違忤又聽奸言讒閒久有忌心因不從其言而沮之也噫賢者忠於國而君忌之謀議之事雖理道明白不從其言在賢者無負于國矣但人主內倚奸言外養大惡遷播之辱歸咎何人哉

刑罰幾措推功李林甫牛仙客

論曰或問開元二十五年明皇用奸人逐賢相戮直臣

學海類編 卷之三
九
史參
殺三子此國事大失人道幾喪也有何德化尙致天下
訟獄希少曰國政善惡皆有後効明皇卽位之初勵精
政事得姚崇宋璟張九齡之徒繼爲輔相盡心贊助故
德化被于人間風俗旣厚獄訟幾息及在位漸久怠于
政治雖奸邪乘閒而進尙有忠賢任事未至大害于政
及罷免賢相專任奸人直臣言事逐遭殺戮三子無辜
俱以讒死其他流貶者不可勝道此固君之大過但惡
在于內而未及于民前日爲善之效流風未改故獄訟
尙希也林甫自以專任經歲奸跡漸露取天下一善事

掠之爲功將以掩罪徐嶠輩小人得希其意妄托微物
用爲靈異上以固主心下以愚民聽明皇惑其事從而
賞之自此擅威權起大獄奸惡日甚無所不爲天寶之
亂乃爲惡之效也爲君爲相者勿以目前善迹便爲己
功當顧己之行事如何耳善惡之事未有不效者也

冊忠王爲皇太子

論曰國之廢立太子可容易哉其立之也非嫡不可非
長不可非賢不可開元初明皇立瑛爲太子非嫡也非
長也但以母善歌舞寵之遂立其子立之固容易耳然

立之二十餘年名分久定雖不聞大善亦不聞有過又
可容易廢之乎不惟廢之復殺之矣此雖武妃妖惑林
甫賊計所致迹其本末亦由張說之過也明皇諸子皆
非中宮所生可慎擇賢者立之可矣何必卽位之初急
立太子蓋方寵瑛母用悅其意耳立之歲久中外不聞
其過人心有奉矣開元十七年忠王領河北元帥與百
官相見張說退而言曰嘗觀太宗畫像雅類忠王此社
稷之福也太子在上而說稱忠王奇表比之聖祖事果
然乎蓋昭成方娠時說侍讀東宮知其異事謂王當受

天命故因事言之使眾知耳亦或有結王之意說事明
皇不惟東宮之舊復贊先天監國之事情義至密非他
相可比故任用以來言必從計必行觀忠王之事豈無
密謀潛議也若果以瑛之才不能任唐事忠王賢足以
代之何不定計退瑛于藩而立忠王使父子之際無大
過何得密稱忠王之善而無所定計計雖不定明皇意
已移矣天子于太子有移意則嬖寵奸賊之言入之易
爾以此論之豈非張說之過也不然二十五年張九齡
以直被黜朝廷之士知明皇方惡直言林甫方肆凶計

誰復開口敢謀國事明皇于林甫之言無不聽納惟立壽王瑁事不聽而卒立忠王也然瑛之才遠不逮忠王無以辯之但以國有太子而說稱忠王之美又不贊定立子之計使處置得所終致明皇殺子之惡說無以逃其罪矣

用聚斂臣王鉷

論曰正觀十年治書侍御史權萬紀奏銀坑事太宗惡其言利遂斥之不令立朝詳味當時致治之風堯舜何以加焉天子富有天下惟患德義之不充不患財用之

不足正觀中天子勤勞政治敦尚儉德非賢者不厚禮非功臣不寵賜內無嬖人專其恩外無奸臣竊其澤所用固有節所斂固不厚但慮人才未盡用生民未盡蘇意常不足爾天子務德義如此所以言利之臣不能洽也天寶之初天子厭倦萬幾日恣侈逸內有嬖人擅其寵外有奸臣導其欲恩倖寔廣用度日增常入之物不足以充其費必誅剝生民而後已此所以言利之臣必用于時也韋堅以漕運寵楊慎矜以積財進至王鉷任用則割剝極矣民以戍死邊追理舊課詔恩給復而廣

收脚費冤痛之聲徧于天下鉗方以所聚之物謂之羨
餘納于內庫以奉天子私費嗚呼天子之費豈有私乎
且天子爲生民主民勤力以奉之財賦之入固有常數
入既有常用得無節乎故行賞于人使內外稱之曰宜
也施惠于人使內外稱之曰宜也今乃恣奢逸廣徧賜
嬖寵之家競爲僭侈權倖之輩各極其欲是明皇用聚
斂之臣割肌膚槌骨髓以快奸人女子之心爾快奸人
女子之心而取天下之怨欲天下不亂不可得也王鉷
聚斂極矣繼以楊國忠用事尤恣無名之取故明皇私

費滋廣而內庫盈積季年之亂復資盜賊之用是明皇
寵奸巧之臣窮生民之力始則奉私慾終乃爲賊資也
世之論治亂者多謂繫之時數今以太宗明皇之事驗
之太宗斥言利之臣而天下自治明皇用聚斂之臣而
天下自亂然則治亂果繫于時數乎後之王者宜鑑于
此

中官輔珍琳稱祿山不反

論曰人主信任中官無甚于明皇也祿山領三道兵權
勢力至重又請蕃將以代漢將反計可知楊國忠以貴

學海類編
妃之親極公相之位明皇寵信言無不從及奏祿山逆
狀流涕言之是必欲感悟主心也然明皇竟未之信潛
使珍琳往察其狀是信國忠之意未及于中官也其意
曰國忠我之寵丞相也但祿山有功不無忌嫉則其言
未必忠于我也珍琳日在左右我所親信委之以事必
盡忠于我也以此待珍琳之意過于國忠及爲珍琳所
誤遂成大亂雖誅之何益後之人君信待中官者可不
慎哉

肅宗

李光弼斬御史崔眾

論曰將帥專闡外之事不行法不尙威固難以立功然
行法尙威止以制服部下將士使一聽吾令盡力于事
也若天子遣使於軍中有所違犯亦自戮之則置朝廷
于何地况靈武初基大亂未定爲將帥者固當盡忠義
之心尊奉王室以起盛大之勢尙慮威靈未張安得爲
強橫之態以輕朝廷耶崔眾奉詔交兵驕慢將帥此固
有罪奈奉朝命何不論奏其狀乞行國法于時天子方
倚注將帥無不從之理天子從之而行法則將帥尊朝

廷威一事俱濟矣何至忿其無禮遽行軍法朝廷召任其人堅拒王命至言宣勅則斬中丞拜宰相則斬宰相此強橫之甚矣且穰苴之斬監軍以苴起卑下未爲將士信服故請君之寵臣監軍因其有犯而行法立威以濟國事非己有所忿也光弼受將帥之任功效已著威名已高不待戮眾而三軍信服矣况眾爲御史奉朝命交兵又非監軍之比以驕慢戮之是因忿而行法至有斬宰相之語豈非強橫之態也將帥之臣遇朝廷微弱強橫自恣此固跋扈者常事耳光弼忠賢不當如是蓋

暗于大體忿而不思也光弼將帥之才傑出於時平賊之功高于諸將晚爲讒人所閒大節微虧蓋不能去強橫之態也惜哉

賊陷睢陽害張巡

論曰宰相舉事繫天下利害常盡大公之心尙慮智謀不周或至敗事况挾不平之意乎房琯之爲相也與賀蘭進明有私怨進明帥河南旣兼御史大夫是假風憲之威以重其任琯又用許叔冀爲都將亦兼大夫均其官使不爲下此宰相乘不平之氣舉事爾遂使睢陽危

迫而進明不救忠賢數人爲賊所害軍民之眾罹其荼毒或曰賀蘭進明好進之人巡遠功名既高固有嫉人
之意雖無許叔冀爭權未必出兵救援則睢陽陷賊實
進明之罪不繫房琯之過也答曰進明先授攝御史大
夫不滿其意遂極言排琯交憾愈深此固好進之人及
帥河南權任甚重琯或慮其難制必用大將以分其權
則當擇賢才任之使共力國事奈何叔冀一狡險人爲
都將復重其官與節帥等是正使各尙氣勢不相下爾
豈宰相大公之意也不然進明雖好進于巡遠功名無

不嫉意當南霽雲求救忠義憤發言詞哀切足以感激
于人稍異木石者必動心進明亦非全然凶很不知情
義者安得絕無救意豈非有憚而然耶或曰韓愈作張
巡傳後叙止言進明嫉巡遠聲威功績出己之上不肯
出師不言叔冀事答曰愈叙張巡事以李翰所作傳尙
有遺落據汴徐閒老人言有所書爾老人傳當時事又
豈能窺進明之情況愈所書止曰遺事故不盡其本末
唐史高適傳載移書許叔冀使釋憾同援梁宋此事尤
足證明則房琯挾怨用人致睢陽陷沒頗爲得實嗟夫

瑄以時名作相不能立大功輔大業已負肅宗倚任之意又挾怨用人致敗國事則瑄之流落以沒非不幸也後之爲相者戒之

烏承恩爲史思明所害

論曰李光弼謀史思明事何不度事機不顧國體之甚思明爲祿山逆黨罪不容誅但能從耿仁智忠義之言以范陽一道歸于朝廷雖險詐之心未可全信已能斬安慶緒之黨表歸順之節天子命之節帥封之王爵恩寵方厚未見復叛之迹何遽遣人圖之也若以叛逆之

罪險詐之情必不可畱亦須國威兵力足以制服其心赫然命將誅之示天下去惡之法何至方降國命之際乃遣人爲之副介使潛結部曲圖之此豈國體也况河北殘寇尙未平定叛逆之黨方觀國之恩信厚薄爲向背之計思明旣已歸順被寵隨而圖之使叛者決其計此又豈事機也使思明復叛大亂兩河毒生民敗王師凶勢之盛數年始平由茲失策矣噫光弼賢將謀乃如是之失後之謀國事者得不深慮之

九節度使討安慶緒

論曰用師不立統帥固鮮成功又况內臣監其事也慶緒反于東都凶勢已去雖有眾數萬尙據相州人心賊氣不同前日一子儀一光弼討之沛然有餘力何必二帥竝命既以二帥俱元勳難于相統故不立元帥雖失用帥之法別無維制猶可成功何至假魚朝恩觀軍容宣慰之名朝恩內臣天子所親信者也天子親信之臣而觀軍容且復宣慰是主一時之事也既主其事必有預謀畫作恩威取功名之意然子儀光弼以元勳自任必不曲從也諸鎮之將觀其勢肯不附託乎肯無畏避

乎他將各自爲謀子儀光弼盡力于事命令不能制于眾矣措置如是欲不敗不可得也故數月閒不能平定殘寇九鎮之師卒潰而歸河南之民大罹其毒由茲措置之失也

李峴降蜀州刺史

論曰肅宗逐李峴不唯爲內臣所制亦昏暗然也峴之名德爲時信重作相未逾月謀論風采已能聳動中外及論毛若虛奸回致崔伯陽等無罪譴逐此固易明之事一縣尉捕捉殺馬坊卒非兇暴之甚安敢行法李輔

國言卒之冤伯陽等按覆之具得其狀獨若虛附會輔國不言其冤肅宗不信伯陽等公正之言但憑若虛奸奏豈非爲輔國所制旣枉逐正人宰相辯之復以爲累日對侍臣言峴專權逐之遠郡獨爲寬法是果不能辨曲直察枉正昏暗之甚也輔國一閹人以護從微勞寵用過分遂致強橫撓亂國法公卿百官承附者眾峴旣爲相首論其狀輔國尋讓任用雖出忿意是亦知懼也一閹人強橫天子不能制大臣不敢忤賢者作相首挫其鋒若任之歲時必能制其奸惡不至于甚峴方盡心

國事無所畏避肅宗以爲專權而逐之養成輔國之勢卒至大惡噫肅宗中興之主也以過寵內臣遂昏懵至此惜哉

代宗

僕固懷恩畱賊將分帥河北

論曰僕固懷恩畱賊將之降者分帥河北以爲己援此固不忠之罪然觀其情有所憚而爲之也肅宗寵信內臣爲將帥之患郭子儀討平大亂收復二京元勲厚德天下瞻望但不與魚朝恩相協爲其讒閒遂罷兵權李

光弼戰伐盡力動有奇功才謀忠勇冠于諸將亦爲朝恩所撓致有敗衄懷恩前從子儀知其事矣後事光弼憚其嚴而不附遂與朝恩協議以敗其功又施其計矣以李郭之功不能固其權任况他帥乎又觀代宗卽位之始程元振輩用事於內甚于朝恩來瑱居將相之任一不從元振請託無罪而殺此懷恩所以不肯盡忠也若懷恩止慮賊平寵衰他無所憚則其父子力戰不逾年平定劇賊一門之光死王事者四十餘人此豈欲養賊乎何已平大盜而存其餘孽是必有所憚而然爾人主任將帥使之盡忠有常道矣駕御之術賞罰之典固不可失機會不容權倖之人閒其恩沮其謀使內無所憚外無所撓天下有事卽當大任而無他憂天下無事則苟眷寵而不衰替則盡忠者眾矣肅代皆寵內臣過厚待將相不至使懷恩猜貳自爲身謀狡計一生河北非天子有矣

顏真卿降峽州

論曰君之逐臣也或自見其過或爲人所言自見其過必無忌心可矣爲人所言尤當觀其狀察其情也顏真

卿立朝議論風節時無倫比元載作相方引用私黨惡人之言遂請百官言事必先咨宰相而後上聞真卿極論其事以謂蔽塞言路過于林甫國忠時中外傳布稱真卿言爲當故載深銜之因真卿攝祭太廟以祭器不修言於朝遂誣以誹謗而逐之且祭器不修眾所共見况繫有司之事言之豈爲誹謗哉代宗雖非英睿之主亦非昏庸真卿之賢理宜知之載怨真卿之情理宜察之何不能辨其事而逐真卿豈非以載方擅權不能違其意乎代宗行事素尚寬厚且容宰相擅權而逐賢臣

則尚寬之爲害也如此夫君之爲國也必有駕馭大臣之術有主張賢人之力然後大臣不敢擅權賢人得以立事代宗不通是道故元載積惡真卿不容于立朝大歷之政法度廢弛由此致也

李寶臣爲馬承倩所辱復叛

論曰天子遣使方鎮所以禮將帥恩軍民察事機也非謹厚有識之人惡可充其任况方鎮承朝廷姑息養成跋扈之勢久矣一日有奉詔立功者遣使撫勞尤在擇人天子但信任內臣不擇而使可乎河北自天寶末爲

學海類編 卷之三
賊所據至寶應中始平之僕固懷恩奏賊將之降者李寶臣田承嗣輩分帥諸鎮遂擁強兵署置將吏擅其土地不貢不覲交相親結勢不可破凡十餘年間朝廷止以目前未叛爲安不能制馭也大歷十年田承嗣叛會李寶臣與之有隙表請討之代宗遂命出師寶臣果能與李正己破承嗣之眾擒其將歸之京師是讎怨已深功效已著此天賜之機使唐統制河北也于是時朝廷當選賢明公勤之臣使勞其師恩其軍以厚禮安之正言論之則前日桀黠之心必盡變今日已成之效必盡

力乘勝破滅承嗣魏博自歸朝廷命賢帥守之寶臣正己自以有功于國各荷恩獎欲不效順不可得也苟復跋扈必有一先動者別帥討之尤易爲力豈非天使唐統制河北之機耶今乃使中官劉清潭勞賜將士所至高會不時進發故恩賞失時已沮三軍之氣矣又遣中官馬承倩宣勞寶臣尤見貪愚之人不知廉恥不識事宜寶臣遺之百縑承倩詬罵擲于道中寶臣慙怒復與承嗣相結正己窺之亦不盡力于是玩養承嗣朝廷不能制不數年河北叛亂遂成橫流之勢則天子任使內

臣可不鑑哉

李栖筠卒

論曰天子擇宰相患不能知其人故所用或不賢賢者或不用代宗于元載知其不賢也于李栖筠知其賢也知不賢而久用之知其賢而不大用何哉大歷六年代宗察載奸貪故任栖筠爲御史大夫使制之自是數年栖筠雖盡公忠之節而載奸貪日甚卒不能制蓋宰相任天下事御史大夫主風憲權固不侔况載內結倖臣外植奸黨使栖筠竝相守道寡援尙慮未勝一風憲職

誠難制之也代宗既知其賢胡不罷載而相栖筠何至使憂憤而終也必以載有內外之助未易可罷則內外之黨能惑人主始爲之助代宗知載奸貪既已不惑其黨安能爲助既不能助又何憚而不罷也至十二年發載罪誅之內援者戮外黨者逐又何難哉豈非稔載之惡俟其極而去之也殊不知稔其惡數年間亂國事害生民多矣蓋代宗優柔雖察載之惡而斷之不蚤遂使奸臣大害于國賢者憂憤而終惜哉

德宗

開陵陽渠城原州

論曰楊炎爲宰相論內庫之弊使財賦一歸有司言租庸之害定兩稅以便天下才力頗稱其任矣及建議浚零陽渠不從嚴郢之言以起民怨城原州不納段秀實之計以致兵叛何其自敗功業也宰相之任固當竭才力以興國事苟謀議未至安得不從人之善况浚渠之事嚴郢引內園種稻之費以明之利害甚顯何故不從其言也原州之議秀實俟農隙興功是將安眾而立事又何故不納其計也不惟不從且仇其人矣蓋炎自恃

才力方持大權不欲天下之人一違其議故樹威如此殊不思宰相之議繫天下利害必在于是爾未至于是有違之者安得不從也從于善人稱賢矣己有賢名則何損才力何害大權乎茲至公之道也炎雖有才而心不公故不能成就功業卒至禍敗後之爲相者戒之

楊炎貶崖州司馬賜死

論曰楊炎懷元載私恩仇劉晏而害之此固大罪正名誅之宜矣然炎之害晏本出私怨德宗殺炎又非公法始炎譖晏言嘗託附獨孤妃欲立韓王德宗不察虛實

學海類編
便以晏不利于己至遣使先殺晏後詔以忠州叛罪之
此君與相俱以私心殺害勲賢仍誣其罪用掩己過是
上欺于天下欺于人中外冤惜固不能已也炎懼人言
之多奏遣腹心使于四方言殺晏之事本由君怒以解
己罪德宗聞之又惡殺勲賢之事在己乃怒炎有意誅
之若下詔述己聽讒殺賢之過深自責雪晏之枉優加
贈典正炎之罪肆諸市朝猶可戒己失道明國常憲使
奸險者知懼忠憤者快心反擢用盧杞奸惡益甚于炎
乃加炎他罪殺之此豈公也爲君爲相逞私欲如是相

欲無禍君欲不危難哉

陸贄論吐蕃疾疫退軍

論曰觀陸贄論吐蕃情狀不足助國討賊適足爲患此
賢者遠識也中國有事藉夷狄之力未有不爲大患者
彼荒遠貧苦之俗習爭鬪賊殺之事一旦引之中國彼
窺其利必當動心也且高祖初起義兵得突厥數百人
爲助遂恃微功貪求不已後連歲入寇爲關中患近十
年高祖至欲遷都避之肅宗以慶緒之亂藉回紇助兵
雖與將帥同收二都至許之害生民取貨賄茲固中國

學海類編 卷之二
之醜又歲許賂遺及以帝女下嫁僅得一二年無事及遣兵助攻相州諸鎮軍潰回紇亦奔此豈能必勝也代宗以朝義未平復藉回紇兵力雖得數千人來助驕橫兇悖元帥僚屬皆朝廷近臣多所鞭撻而死所過剽劫尤甚于賊賴僕固懷恩盡力始能同滅朝義代宗恩賞姑息無所不至曾未數年已入寇畿甸矣中國藉夷狄之力其患如此非特古事爲驗乃唐事實然德宗熟聞而親見也聞見而不能鑑又欲藉吐蕃之力蓋當賊泚之亂車駕播遷艱危之中復行誤計爾吐蕃桀黠甚于

諸戎結贊好謀尤多奸詐德宗雖遣使賂遺促其發兵已與賊泚交通爲觀變之計賴天祐唐祚使遘疾疫而退不然陸贄所慮進兵畿郊不卻不前外奉國家內連兇逆兩受賂遺且恣剽劫王師不得伐叛庶民不得保生賊雖耗亡我亦困竭其勢至此唐祚危矣則中國雖衰不可假夷狄明矣不幸有事惟推至誠任人以激忠義天下之大臣民之眾必能盡力於國苟藉夷狄之力未有不爲大患也

盧杞奸邪

學海類編 卷中 三
論曰李勉以盧杞奸邪天下皆知獨德宗不知所以爲奸邪此勉知其一未知其二杞奸邪惑主固有其術其始未能辨也及以大罪貶竄德宗復念之此由性所合爾蓋德宗性忌盧杞性險人臣希主所忌之意而行其險計此固易合也當李懷光赴難奉天杞懼言己之罪故沮其朝見致懷光怨望以叛德宗悟其事已逐杞矣悟其事是辨其奸邪矣既辨而復念之蓋當危難則不敢徇己之情懼臣下不盡力于平賊也賊既平復歸京師又欲肆己所爲顧朝廷之臣未有如杞能希其意者故念之念之必將用之豈非性有所合也賴忠賢力諫其事杞復早死不然杞必再用用則天下再亂矣人主性忌者宜戒之

李晟論張廷賞過惡

論曰初德宗用延賞相舊史言李晟與延賞不協表論其過故改授僕射初疑以爲晟恃功挾怨以沮延賞及詳其本末乃晟忠于德宗非恃功挾怨也晟雖一代元勳位崇官極常慕魏鄭公之爲人思致君如正觀之治事有當言犯而無隱至德宗相延賞表論其過者知延

賞非宰相器也但德宗注意延賞必欲大用乃諭晟與之釋憾會劉元佐韓滉入朝以德宗意勸晟表薦延賞晟不得已言之此又見晟不敢恃功固拒主意爲強臣之態也延賞旣相爲德宗寵待言無不從齊居相位雖無顯赫才業言事薦賢頗稱純真延賞嘗與不足逐之遠郡怒晟不解以讒言罷其兵權又忌柳渾忠直擠之罷相本嫉晟社稷大功欲用劉元佐李抱直輩收復河隴以高之遂建議減官收俸料以助軍旣罷晟兵權抱直輩不平遂亂邊任又減官詔下眾言不便延賞復請

量畱員數以解謗譏作相數月銳意報冤舉事輕脫如此固非宰相器則晟之表論其過豈非忠于德宗乎但德宗好奸人必使延賞作相尙以早卒未能大害天下不然時政亂矣或曰李晟言延賞不可大用于主誠忠矣然將帥方成大功領兵權進退宰相可乎答曰將帥賢如晟名德爲下信服如晟者見天子命相非其人言之可矣不及晟者言之未免爲強橫也

疑忌李晟

論曰李晟自偏將至節度使謀無不成戰無不勝威名

忠義爲眾信服天子有將帥如此固可久任也况平大亂爲一代元勳仁明之德忠直之節無賢不肖知之矣天子得不久任之乎德宗旣委晟西北之任吐蕃畏之收河隴制諸戎必矣遂因入寇揚言以閒晟且曰召我來何不具牛酒晟尋遣將出繫授以節制大破之以晟之元勳復有是功效稍有識者可辨吐蕃之情矣張延賞懷怨于晟承閒讒之德宗遂惑罷晟兵權使奉朝請蓋德宗之性疑忌之甚也若止惑延賞讒言何故貞元三年罷晟兵權是年延賞死至九年晟死其閒七年吐蕃數爲寇竟不任晟兵權但使奉朝請終身焉豈非忌晟之甚也晟之元勳令德時無與比尙疑不任他帥窺之肯盡力乎他帥不盡力不惟邊患不弭據方鎮而復爲跋扈計者往往有焉知天子疏忌賢臣少畏憚也聽讒忌賢其患如此後代觀之宜爲深戒

宰相崔損便僻固位

論曰天子置宰相所以助治國事安社稷泰生民也德宗用宰相但悅奉己爾崔損歷官清要無善可稱一奸人裴延齡薦之遂用爲相居位八年略無能效惟過爲

恭遜兼事便僻以中天子意德宗雖知眾議不容寵之
終身焉是不求助國但悅奉己者明矣助國之相非無
其人德宗未嘗久用也如蕭復清潔守正才識高遠論
張鑑必禍言宦者干政識盧杞奸邪莫非深切姜公輔
博學純正好論時事奏拘賊泚幾止其亂柳渾方直慷
慨敢言憂平涼之會爲戎所詐尋如其言陸贄善文辭
識事機奉天作詔使武夫感激使懷光軍定李晟移軍
致專力平賊之議凡論天下事無不得其體要顧此數
人者才能謀議咸有先覺至忠之効誠助國之相也德

宗用之不越一年俱以罷免復加譴逐蓋忌其言直又
爲奸人所閒也賢者旣逐小人任用故藩臣跋扈于外
宦官專權于內法令不整朝綱日紊但容容然務行姑
息之政以苟目前無事殊不知宗社辱矣生民病矣萬
乘之體屈矣然人主多悅恭遜便僻之人者以其循嘿
不忤于己爲退靜耳殊不知此類無才能無績效果退
靜何由得至左右也是必密爲邪佞之計于進于時奸
庸得志者以其附己趨向相合引而進之矣人主悅此
類何不思國之設官自宰相至百執事皆取其稱職苟

不稱職但爲恭遜便僻何補于事哉人主何不察人之本末而用之所用者有何才力立事有何勲勞濟物有何謀議助國有何風節著時由賢者所薦耶由權倖所引耶以事驗之賢不肖分矣若不驗以事但曰其人恭遜也人臣于天子豈有不恭之理但觀所爲何如苟以循嘿爲恭此正不恭之大者蓋循嘿之人見君之過不言也見事之失不救也時之安常保其寵時之危不預其事奸人之意則曰我以不忤意得位君失道國不治我之寵不衰何必忤意而自令失位也庸人之意則曰

我無才能君以循嘿而貴我君失道國不治豈我能救哉姑嘿以固其寵爾此豈非不恭之大者乎忠賢則不然見君過必言見事失必救其意曰我之君豈下古之明王哉我贊助之必至于聖而後已君之聖則時安而民泰我居位無媿矣若不言其過不救其失陷君于不明則時不安而民不泰我竊位之罪人也故盡心于國知無不爲其意如是豈非恭之大者乎人君以忤己反謂之不恭多疏棄之此不思之甚也雖然人臣固有美節可貴者如李靖在正觀中任僕射功名盛大恂恂退

學海類編 卷之三
史參
遜似不能言李鄘在元和中風績甚高自淮南帥召爲
宰相知倖臣所薦竟辭不拜韋澳在大中間任京兆尹
才望甚著宣宗欲命判戶部澳嫉縉紳貪位敗教堅辭
其任此可謂之退靜矣若無才無功過事恭遜何足謂
之退靜此正好庸固寵之術爾

王

唐史論斷卷中終

唐史論斷目錄

卷下

李絳料魏博事勢

用裴度相

李鄘辭平章事

注意相

裴度罷相

失河北

韋處厚乞相裴度

劉克明弑昭愍

貶杜元穎

辨朋黨

保全內臣

鄭覃言開成政事

不能制內臣

殺陳王

李德裕讓太尉

不能駕御李德裕

貶李德裕

無人君大體

令狐綯縱賊

用韋保衡路巖相

鄭畋罷相

李克用乞誅朱全忠

朱全忠篡逆

唐史論斷卷下

宋 許州孫 甫之翰著

憲宗

李絳料魏博事勢

論曰李絳料魏博事勢請憲宗不用兵遂收其地此真廟堂之謀與之同列者得不推其賢贊其謀以濟國事安可異議邪河北自天寶之亂陷賊廣德初雖平之勢爲強臣所據傳付其家各爲子孫業至元和中六十年矣德宗嘗以魏博叛逆遣將討之反致大亂憲宗又以

學海類編 卷之三
鎮定扼命出兵伐之卒不能平蓋三鎮相爲勢援復結
河南叛臣膠固其力不可卒破也及田季安死懷諫一
稚子領軍府事李吉甫利其幼弱建議用兵以取魏博
此固常人之見殊不知三鎮相結正爲子孫計一稚子
雖可取奈他鎮救援何必又如前日伐鎮州之失策也
李絳獨以先覺之明論河北諸鎮用部將之計令均管
軍馬不偏任一將故力敵權均爲變不得又當主帥威
權能制死命此策在賊中固便今魏博之勢一童子爲
帥不能領事必偏任一將所任者權重眾心不服則六

年均任之計爲賊中患矣眾旣起變必歸軍中一寬厚
之人部將忽起主兵權懼他鎮攻討非納疆土歸朝則
存立不得此必然之勢也絳料千里未形之事如見憲
宗英明從之不兩月魏博軍中有變如絳所料部將田
興以六州版籍請命於朝是絳之筭如神真廟堂之謀
也初吉甫請用兵討伐絳料其勢堅止用兵當論未形
之事以平常之見尙可異議及田興請命事已効矣猶
請遣中使宣勞以觀其變待回日處置賴絳力爭不已
憲宗頗有英斷不待使回授田興節度之命使諸鎮畏

威知恩平定兩河自茲而始以絳之賢明忠亮視吉甫爲何人然吉甫亦忠智可稱非庸常奸回之人也但恥智略不逮於絳故有橫議以撓其謀至使內臣援助幾敗國事遂成奸回所爲也夫宰相謀謨係天下休戚己有不逮理當博采同列嘉謨固當贊助若宋璟與蘇許公同相明皇璟剛正多所裁斷蘇順其美奏對則爲之助故璟得盡其才爲開元賢相蘇亦獲美名於時若絳與吉甫權德輿同列絳吉甫列於憲宗前論事形於言色其詣理者德輿亦不能爲之發明故時論以循默貶之然則宰相之任能了軍國大事此固大才上也若智謀不至能從同列之議而贊助焉亦其次也若不能發明同列議論循默不言斯爲下矣若吉甫撓絳正論又與內臣相結幾敗國事雖有他節可觀此一事不得不爲奸回也後之爲相者切戒之

用裴度相

論曰前代以來天子有興治平亂之志而或功不成事不立者明斷不足也以天子之尊有明斷之才何爲而不可蓋當興治平亂之時必究事機詳利害任賢者去

時弊數者之類君不能獨計必謀之臣臣未必皆賢必有異同之論若辨之不至則惑惑則其事不行雖或行之一奸人沮之則半道而止矣此明斷不足之患也憲宗用裴度爲相使平寇亂可謂明斷至矣憲宗以河北藩臣不奉朝命方有平定之志吳元濟於河南近鎮擅襲父位且放兵肆劫命將討之鎮鄆二賊同惡相援乞赦元濟之罪憲宗不許但委武元衡經畫其事又得裴度贊其大計鎮鄆二賊乘兇忿恣行逆計至遣其黨於都下害武元衡及傷裴度中外惶駭日虞不測有獻計

者請罷裴度官以安賊心憲宗大怒曰若罷度官是奸計得行朝綱何以振舉朕用裴度一人足以破賊此真英主之言也夫能知裴度之賢足以破賊明之至也京師凶賊竊發殺害宰相不撓用兵之計斷之至也宜乎不數年誅除宿盜平定兩河盡復高祖太宗之土宇非明斷之才何以至此夫用兵固難事加以六十年渙叛之地朝廷恬於姑息一日決計征討止由明斷遂果有功若軍國之事不至如此之難者天子以明斷行之豈有不成乎

李鄴辭平章事

論曰李鄴辭平章舊史謂鄴雖出入顯重素不以公輔自許此記事者不能知賢人心迹也鄴初爲李懷光從事不顧凶逆氣燄而奮其忠義以郎官使徐州諭叛兵禍福使之帖息任京兆著剛嚴之名鄴之風節如此元和初拜鳳翔節度使是鎮舊用武將有神策行營之稱初受命必詣軍修謁鄴奏罷之其不附宦者有素矣及鎮淮南會吐突承瓘監軍承瓘方貴寵鄴亦剛嚴自處差相畏重未嘗相失承瓘歸朝薦鄴憲宗用其言乃命

作相鄴與承瓘不相失者與天子貴寵臣共事不可下不可慢百事及禮而已我謹於禮彼亦不能驕彼不驕則不能撓我事矣鄴之意止於此豈欲其薦己哉君子進用於時不可失其正况宰相之任安可由宦者引用此所以懇辭其任正與前不受神策行營之稱同爾若謂鄴素不以公輔自許則凡仕者非至儒之品誰不欲至貴位大者思行其道小者思濟其欲况鄴之賢已位方鎮何不自許爲宰相也鄴恥爲宦者所薦不顧宰相之貴以全名節史官不能發明其事以戒世之奸邪卑

猥附權倖以進而不知恥者乃謂鄙素不以公輔自許其不知賢人之心迹甚矣

注意相

論曰古人謂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此非通論夫天下安固注意於相天下危亦注意於相也相得人則將自出矣今觀唐事大可驗德宗建中初以兩河亂銳意平定時得馬燧李抱真李晟輩數名將任之竟不能平魏博淄青之亂反致大變者相不得人也所相者盧杞無公忠之心無經營處置之才雖有名將功不克

成也憲宗自卽位有興復大業之志首得杜黃裳陳安危之本啓其機斷繼得武元衡裴洎李絳裴度謀議國事數人皆公忠至明之人故能選任將帥平定寇亂累年叛渙之地得爲王土四方之人再見太平者相得人也則所謂天下危亦當注意於相相得人將自出矣非其驗歟或曰建中之間叛者李希烈田悅朱滔皆劇賊非元和中劉闢李錡盧從史王承宗吳元濟李師道之比也故馬燧輩不能平希烈等數賊高崇文輩能平闢等數叛臣也此由賊之強弱將之用力難易何繫於相

學海類編
卷之二
六
之事焉答曰希烈等雖劇賊過於闢等然馬燧李抱真李晟之將亦過於高崇文李光顏李愬之徒矣將才賊勢正兩相等前後成功異者實繫於相也建元中和之事難以疏舉今舉一二顯者證之馬燧輩敗田悅於洹水悅奔魏州城中敗卒無二三千人皆夷傷未起日夕竢降燧等若乘勝進取獲田悅收魏博反掌閒耳時河北劇賊惟悅悅既平李納勢孤望風自降况朱滔未叛乎河北既無事河南諸賊無黨援何能爲哉但燧與抱真不和遷延不進致悅嬰城固守且誘朱滔等同叛遂

成橫流之勢蓋燧窺朝廷之事盧杞所爲險薄專招怨讎必無公平之法故少所畏憚敢乘私忿之心不了國事也杜黃裳薦高崇文討劉闢崇文固盡心國事黃裳尙慮未果成功以其所憚者制之諭之曰若不用命當以劉濼代汝黃裳既薦名將復以能者制之崇文不得不速於立功也裴度請督戰淮西諸將聞之無不用命知度必能賞功罰罪也以此證之天下安危皆繫於相豈不章章乎然相之賢非天子之明不能任此又見憲宗之明也憲宗之明能任賢相則德宗以政柄付之奸

學海類編 卷之二 七 史參
人果何如主哉元和之治建中之亂後之君天下者宜
鑑之

裴度罷相位

論曰憲宗用數賢相故能平治天下然數相中裴度功
尤大惜乎以成大功遽爲奸人所擠罷去相位何前日
用度之明後罷度之昏也當淮西之亂鎮鄆連謀變起
都城宰輔被害時不用度賊勢莫遏天下亂矣憲宗旣
以明斷用度度得盡其才經營國事故朝政日修國威
日振平淮西服鎮州收淄青四方欣欣再見平世度之

大功如是若久任之貞觀之治可復也但憲宗以世雖
漸平有侈樂之態奸人皇甫鎛本以聚斂進用至爲宰
相度極諫鎛奸惡之狀一不聽納鎛自知公議不容益
以狡計固寵會內出陳朽庫物付度支鎛以善價賈之
用給邊軍將士大怒焚其所賜度入言之鎛於人主前
引足指靴曰此乃內庫物也臣以二千得之其堅如此
此真奴僕之態憲宗寵奴僕之人不顧忠臣之奏竟以
鎛言罷度相位何昏暗至此蓋憲宗中智可上可下之
主也當患難則能用忠良稍無事則必說奸佞用忠良

學海類編 卷之二
所以成己之事說奸佞又以濟己之欲故前之用度其明出中智之上懼患難之大也後日寵錡其昏在中智之下見世事之平也又素寵內臣吐突承瓘承瓘方用事錡以賂結之奸計日行度不得不罷也度既罷錡得專養君欲自固恩勢憲宗方蕩然自得謂天下無事惟慮年壽之不長侈樂之不極錡進方士以長生惑之宦官眾多日益親寵不數月爲金丹所誤忿怒不常宦官遂起逆謀矣前日用賢能平天下後日寵奸不保其身以憲宗中智以上之主功業以成威福甚盛一日昏惑

尙取大禍後之人君功業威福不逮者得不爲戒

穆宗

失河北

論曰長慶失河北穆宗昏主崔植杜元穎輩庸才皆不足議迹其本由憲宗失之也元和十年憲宗用裴度相至十四年兩河平定天下藩鎮無跋扈之臣時方治平憲宗遂有驕逸之意以奸人皇甫錡爲相逐度出鎮憲宗既逐度穆宗止得用崔植元穎輩矣逐賢相任常才欲天下無事不可得爾所以復失河北也一賢者相凡

學海類編 卷之二
九年 史參
四年平定天下數常才相不二年河北復亂所謂天下
安危皆繫於相事豈不明乎或曰憲宗用裴度相雖平
定兩河然鎮之受代在蕭俛段文昌崔植作相之時幽
之納土在元穎作相之後二鎮雖復失之本亦由數相
得之何關裴度事耶答曰長慶初得幽鎮雖在植輩作
相之時然本由裴度能定兩河致國威大振鎮州見諸
賊伏誅無所援助納德棣賈受子朝憂夕懼不敢保首
領鎮既懼幽自懾伏矣致國威如是非度而誰植輩相
穆宗得鎮得幽乘時得之耳有何施爲乎亦猶李林甫

牛仙客初相明皇尙致天下獄訟稀少也况蕭俛段文
昌建議銷兵先已失策則植輩常才可知也兼不止失
幽冀鎮魏博亦爲賊臣所據矣若憲宗旣平天下深念
安危之本不縱驕逸不任奸人使度久於其位經制國
事以固本業穆宗雖中常之主顧大勲德爲輔必不至
荒僻奸邪倖臣憚宰相剛正必不敢肆其所爲藩鎮懼
宰相威略必不敢跋扈若是天下豈有事乎憲宗旣已
逐賢相穆宗爲君僅及中智數常才相之眾邪倖惑之
朝政不修法度廢弛藩臣何憚而不亂也長慶君臣之

學海類編 卷之三
事不足議其本由憲宗失之也
敬宗

韋處厚乞相裴度

論曰韋處厚不顧李逢吉兇威而斥其黨不念裴度舊
隙而言其賢此公忠之性過人而益之以至明也當昭
愍卽位以童年方倚大臣大臣李逢吉兇人也欺天子
幼弱大植朋黨專報私怨有所貶逐者百僚賀於中書
以明快意其奸兇氣燄至此在朝之人孰敢犯之處厚
一侍臣孤直自立任郎官日常爲裴度因事貶官逢吉

於度亦所深怨也處厚犯權臣之威稱其所怨復不念
己之隙力言其賢蓋以逢吉所爲乃兇狂之態我公直
無過何畏彼哉度雖嘗逐我未知我耳河北之亂非度
不能平定當天子憂憤之時度方爲逢吉所抑不得大
用我近臣也安得以有隙而不言其賢哉是公忠之性
過人而益之以至明也夫公忠則專計國事而不爲身
謀至明則深辨事理之歸處厚盡是道宜乎位至宰相
才業名德重於天下也

昭愍遇害

學海類編 卷之二
論曰昭愍年十六卽位非上智之性不無童心然能納
韋處厚忠言辨李逢吉奸黨知裴度大賢而召之復相
從李程之諫輟土木之役得李德裕奏令罷進 綾聽
裴度陳論止東都巡幸復數視朝勤於聽政以此觀之
本非荒暗之主若忠賢久於輔道亦庶幾漢昭之比也
但爲內臣惑亂極其荒僻而崩原其事迹不止昭愍之
過乃近臣積習之患也何以驗之緣內臣仇士良致仕
戒其黨曰今日爲諸君言久遠計天子莫教閒閒則讀
書讀書則近文臣重文臣則廣納規諫減玩好省游幸

如此則吾輩恩澤漸薄權力不重諸君常以毬獵聲樂
惑亂之游幸之所極奢侈盡奇伎使一處盛於一處如
此則不暇讀書不親萬幾不知外事吾輩恩澤永無疏
閒觀士良之言則內臣奸巧惑亂人主之術盡見矣夫
功業之君在位歲久如憲宗者不能免內臣之惑况冲
年之君卽位之初乎雖忠賢輔導於外閒數日一見率
不過數刻接對所言者多逆意之事奸巧內臣窮日夜
惑亂所言者多徇欲之事在冲年之君中人之性何理
勝之哉旣惑亂之又慮冲年之性喜怒無定或責罰之

學海類編 卷之三
禍及乃行弑逆之謀凡七年之間弑逆再矣後之人主
得不凜凜乎

文宗

貶杜元穎

論曰杜元穎事憲宗爲翰林學士穆宗卽位自司勳員
外郎加中書舍人不周歲用爲宰相時議詞臣進用之
速未有其比宜罄所學盡忠節以輔時治苟謀議有失
但竭心於事亦可見大臣報國之節何得略無能效著
聞於時已負國矣及出鎮於蜀遇昭愍冲年卽位首進

罽畫打球衣五百事自後廣求珍異玩好之具貢奉相
繼用圖恩寵以至纖悉培斂大取軍民之怨不忠無識
一至於此人臣已爲將相矣若守正獲寵此固至榮然
於將相之位又何以加若守正自固而爲主所疏矣己
必無過亦不爲辱至於名亦未必失何乃遇人君冲年
專道侈欲以圖恩寵恩寵果深欲何爲哉如李德裕在
浙西昭愍凡有宣索再三論奏罷其貢獻此以生民爲
意不奉君之侈欲也觀德裕之賢視元穎爲何如人蓋
元穎窺憲宗晚年及穆宗長年卽位多縱侈樂厚纖人

學海類編 卷之三
二長君若此昭愍童年尤當奢逸遂專以侈靡奉之殊不知窺時作事而不正者事極而禍變起矣使元穎不誅斂民人專奉君欲未必不入登三事苟不登三事外不失方面之任內不失尙書僕射之位反以圖寵之故專務誅剝以取眾怨蠻賊乘隙大害一方坐是貶死遐裔後之爲將相者可不戒哉

辨朋黨

論曰人君惡臣下朋黨者以其植私而背公欺聰明竊威福亂國政也朋黨爲患如是誠不可不防然在辨之

精爾辨之不精君子爲小人所陷矣蓋君子小人各有其徒君子之徒以道合小人之徒以利合以道合者思濟其功此全心於國事非朋黨也以利合者思濟其欲此全心於私計乃朋黨也二者混殽竝進非明君曷易辨之君不能辨則君子爲小人所勝必矣蓋君子之徒見義則銳意以進誠其言直其道不能曲防非意之事小人窺之懼君子道行則不便於己取疑似之迹讒之於君矣君子被讒又恥自辨但守道自信而已小人之徒不然見利則詭計以進巧其言曲其意復彌縫其隙

用心無所不至勝於人便於己險薄邪佞皆可爲所以常勝於君子也君子小人情狀如此非君之明曷能辨也前代之君辨者少而不辨者多其事不能疏舉直以唐之四事論之君至明則人不能誣人以朋黨君雖明爲情所惑則不能察小人之黨辨君子之不黨君雖明而弱雖辨君子小人而不能制其黨君明不足雖察其有黨而不能辨其情之輕重正觀中蕭瑀謂房喬輩數大臣相黨常獨奏云此等相與執政有同膠漆陛下不細諳知但未反爾太宗謂瑀曰爲人君者須駕馭英才

推心待士卿言不亦甚乎何至於此時房喬輩同心國事知無不爲瑀雖非小人但以性剛躁復多猜惑妄言喬輩朋黨太宗英明方辨其事不然數賢何以免責不惟不免其責且無以盡其才謀助成治平之業矣此所謂君至明則不能誣人以朋黨也元和末裴度崔羣同相度以勲德羣以仁賢爲天下瞻望及皇甫鎛以聚斂進復結倖臣取相位中外大以爲非度羣累言鎛邪險之狀憲宗反疑度羣朋黨寵鎛愈甚謂度等曰人臣事君但力行善事自致公望何乃好植朋黨度對曰君子

小人未有無徒者君子之徒則同心同德小人之徒是謂朋黨帝曰他人之言亦與卿言相似豈易辨之夫以度羣之大賢視鑄之邪黨如鸞鳳之與蚊虻人人可見而憲宗惑之蓋方務邪樂惡忠而喜佞也觀初用度羣之意非爲不明一日昏惑至此此所謂君雖明爲情所惑則不能察小人之黨辨君子之不黨也昭愍卽位其相李逢吉大植朋黨報讎怨排裴度逐李紳欺君冲幼略無所憚賴韋處厚不顧凶險氣燄言度之大賢雪紳之非辜昭愍深信處厚之忠許度復相憫紳貶逐然不

能誅逢吉之奸黨此所謂君雖明而弱雖辨君子小人之徒不能制其黨也至文宗辨德裕宗閔之黨大惡之然觀二李之過似均而情之輕重則異矣宗閔輩在元和中對賢良策深詆時病李吉甫作相怒其言薄其恩命故宗閔憾焉後宗閔得用排李德裕及其相與者德裕得用亦排宗閔及其相與者故交怨不解其過似均矣但德裕未相在穆宗昭愍朝論事忠直有補於時所歷方鎮大著政効又裴度常薦之作相爲宗閔輩所沮而罷遂領劍南雖因監軍王踐言之言維舟事文宗召

學海類編 卷之三
之歸朝遂命作相本由功名用也及秉政羣邪不悅竟
爲奸人李訓鄭注所譖引宗閔代之宗閔未相絕無功
効著聞任侍郎日結女學士宋若憲知樞密楊承和求
作相以此得之及其出鎮也又由訓注復用此德裕之
賢與宗閔不侔矣又德裕所與者多才德之人幾于不
黨但剛強之性好勝所怨者不忘所與者必進以此不
免朋黨之累然比宗閔之奸則情輕也文宗但以其各
有黨嫉之不能辨其輕重之情明已不足矣又聽訓注
所譖朝之善士多目爲二李黨而逐之此所謂君明不

足雖察其朋黨而不能辨其情之輕重也夫太宗之明
爲人君者當法之憲宗之惑爲人君者當戒之昭愍之
弱爲人君者當勉之文宗之明不足爲人君者當深思
之深思之術尤在盡心焉且有人言於君曰某人朋黨
也若其人道未信功未明君當詰之曰朋黨有何狀言
者言者必曰相援以欺君也君又當詰之曰所欺者何
事若陳所欺之事害於國病於人圖於利其狀明白此
朋黨無疑大則罪之小則疏之宜矣若言者不能陳害
人圖利之狀此乃誣人以朋黨大則罪之小則疏之亦

學海類編 卷之二
宜矣又或者陳似是之狀未甚明白君當審其人與言者位不相逼乎素無仇怨乎何人以公議進何人以權倖用何人論議有補於國何人才行有稱於時復參驗他臣而究其本末則言者與被言之人是非辨矣人君能如此臣下豈有朋黨之事或曰何以能如此答曰在明與公或曰中智之主性有所蔽明與公安得兩盡也曰不聽左右偏言則明矣不以說意親之不以忤意疏之則公矣

制內臣

論曰內臣贈官非古典也然於此見旌善之事焉內臣自武后稱制始預事尙未有招權著名者明皇朝高力士以權寵擅名李林甫楊國忠安祿山輩皆因之取將相林甫等既致時亂力士貶死遐裔矣肅宗朝李輔國以扈從微勞過受恩寵至專掌禁兵故輔國脅遷明皇升黜將相兇橫既極盜殺之於家矣肅宗寵魚朝恩始命爲觀軍容使代宗寵之又加天下觀軍容使朝恩驕橫既甚勢不可容遂使之自縊矣代宗又寵程元振使典禁兵元振奸險擅權大爲將相之害代宗避狄陝州

學海類編 卷之二
詔諸鎮兵赴援將帥懼元振誣譖多不敢至及柳伉極言其狀元振貶死荒徼矣德宗寵竇文場霍仙鳴命爲神策中尉織人裴均輩附之往往外取方鎮內取要官文場仙鳴輩權任旣盛內臣亦嫉之仙鳴被毒以死文場甚懼堅乞致仕僅免於禍憲宗寵吐突承瓘至委鎮州征討之任卒無功效尋以其黨納賄事所連出爲淮南監軍後復寵任以妄議太子爲穆宗誅死文宗寵王守澄奸惡旣甚竟至賜死自明皇以後內臣以罪誅死與貶者不可勝紀但力士等八人以權力著名於時此

內臣之尤盛者然三誅死二貶死一爲盜殺一毒死文場禍至而避亦奸名不朽以此觀之內臣取恩旣盛鮮有不罹禍者蓋受恩不知犯極恣其所爲以至過惡之甚也惟順宗朝俱文珍以剛直著稱又有翊戴憲宗之功位至右衛大將軍知內侍省事不聞驕暴之名及其卒也贈開府儀同三司文宗朝馬存亮雖在中尉不與王守澄同惡力止其屠害宋申錫之家屬又有保衛昭愍之功權寵旣盛能奉身以退是年卒贈揚州大都督茲二人者生獲令名死有光寵爲善之效也天子任內

臣能常以力士存亮等善惡之効示之無使權寵之過不惟不害國事亦足以保全之也

鄭覃言開成政事

論曰鄭覃言開成政事元年二年好三年四年卽漸不好頗得其實楊嗣復不顧事理但謂覃譏己要君求退意不容覃至有上累聖德之言此奸人計也開成初覃與李石同相贊文宗爲治論議勤切文宗勵精亦甚聽納如內置赦令一道以時省覽勅長吏奉行不違思及天下紫宸與宰相及諸司官論事各舉職以郭承嘏任

給事中有封駁之益不令外任湖南進羨餘錢令收貯以備水旱徐州稅色害人悉使除罷王彥威進度支錢羨餘物求寵給邊軍衣賜不時黜授衛尉卿嘉李石剛直之議沮內臣仇士良威勢不使撓權此元年二年之政事也至三年仇士良遣盜刺石文宗罷石政事使之出鎮朝廷待將相舊禮一皆寢罷以滋士良之勢中書門下奏事各挾所見動皆忿競無至公同心之稱又奏改舊制不令僕射尙書等論朝廷事文宗取後宮之言議廢皇太子雖宰輔及諫官等論執得以不廢然太子

尋薨於太陽院仇士良用軍中誣謗之事枉害五十餘家此三年四年之政事也以是觀之鄭覃之言豈非得實嗣復但恨覃沮己引用李宗閔之黨遂乘此指爲瑕釁盡力排之覃與嗣復同相况居四輔之首旣言政事二年不及一年亦自言其過嗣復不共謀國事求其失而更之但快憤心以覃言爲過及罷覃獨當國政又何所施爲哉不逾年禍敗蓋自取之也

不能制內臣

論曰文宗在位十五年好節儉尙仁惠納爭諫重儒術時與大臣論國事勤勤懇懇以致太平爲志茲可謂仁愛之主然資性優柔乏明斷之才求治雖切卒成孱弱之態足見人君之體明斷爲大也若乏明斷雖勤政無過亦不免於孱弱矣文宗自卽位惡內臣暴橫有除去之意又以其黨方盛不能公然處之遂密諭學士宋申錫與外廷謀之乃命申錫作相是重其權任使之立事也申錫方有謀王守澄窺之使本軍校誣申錫罪文宗不思倚任申錫本意至與大臣等久議不辨諫官懇論其事震怒斥之竟不出告者付外廷勘鞫雖賴眾議稍

學海類編 卷之三
辨其狀申錫竟不免貶逐當時若出告者付外廷推究
守澄雖巨惡詭迹顯露其黨曷敢附之况馬存亮輩本
不與之同心去之何難既去守澄其黨見天子明斷如
此安敢復驕橫也此機既失仇士良權力日盛士良嫉
宰相李石剛正遣盜圖之幾於致害中外皆知士良所
爲文宗若法憲宗用裴度意益厚石且推變起之端正
士良典刑其黨見天子明斷如此安敢出死力救之自
取刑戮二事俱失內臣氣勢愈甚天子垂涕而不能制
矣後之人君切鑑之

武宗

殺陳王安王

論曰武宗殺陳王安王又欲殺李珣等不惟褊狃之過
乃不思召後代之亂也文宗繼昭愍卽位晚節無子以
陳王昭愍之子立爲儲貳李珣之議得其正矣及文宗
大漸仇士良矯詔立武宗武宗文宗之弟於次序不若
陳王之正然旣卽位陳王李珣何罪乃聽士良之譖乘
褊狃之性也已殺陳王矣又欲殺珣雖輔相懇救其事
然竟逐之是使大臣當立儲貳之際不得正議也正議

者獲罪則後之大臣當國嗣之議不敢忠言矣臣不敢忠言則天子之子必長年而大賢可無他慮若幼而未
有賢名或無子孰敢正議其立者大臣不敢正議國嗣
何時而定爭奪患起何所不至豈非召後代之亂耶如
嗣復立安王之議乃爲不正然必事狀明白中外共知
乃可罪之以戒後之挾私而議國事者如事狀曖昧甯
知非譖又安可罪哉

李德裕讓太尉

論曰李德裕自穆宗至文宗朝歷內外職任奏議忠直

政績彰顯遂當輔相之任然爲邪佞所排不克就功業
及相武宗英主始盡其才回鶻在邊先請待以恩好及
其侵軼乃授劉沔石雄成筭使之平蕩得中國大體上
黨拒命舉朝懼生事不欲用兵德裕料其事勢奏遣使
魏鎮先破聲援之謀且委征討之任魏帥遷延其役使
王宰領帥直趨磁州據魏之右魏帥懼全軍以出又以
王宰少有願望令劉沔領軍直抵萬善示代宰之勢宰
卽時進兵太原之亂楊弁結中使張皇其事德裕折中
使奸言使王逢將陳許易定兵進討太原兵戍於外者

學海類編 卷之三
懼客軍攻城并屠其家徑歸擒弁盡誅叛卒此皆獨任其策不與諸將同謀大得制御將帥用兵必勝之術上黨既平太尉之命賞其功也德裕懇辭而後受者懼位高而禍至爾既知其禍何不益修仁德以保功名反益剛強之性取怨於人竟爲奸邪所陷是知禍而不知避也夫得位而立大功名人之所難也保其功名名人之所易也立功名非天賦大才不能保功名平其心無怨忌足矣德裕能其難者不能其易者惜哉

不能駕馭李德裕

論曰人君於大臣得委任之道又得駕馭之術則大臣得盡心於事以成勲業而權公於人不敢竊威福矣二者一不可失惟太宗得之正觀中陳思合上拔士論意閒房杜則立行竄逐蕭瑀奏中書門下朋黨則折其妄言竟黜於外可謂能委任矣然中書門下議事必命諫官御史史官隨入或正其失或糾其過或書其非李靖以老疾家居欲復使爲將一言於朝靖已起而統兵可謂能駕馭矣使大臣各成功名不敢驕橫其道其術如此武宗用李德裕頗得委任之道故德裕盡其才謀獨

當國事時之威令大振者委任之至也但武宗性雄毅
觀前朝法令不行紀綱衰替將大振威令知德裕才首
命作相德裕謀略動合其意故專任之委任既專權勢
自重權勢既重天子始不悅之則怨者得窺其隙而攻
之矣彼勢既重而怨者攻之肯帖帖乎必至於禍而後
已嗚呼武宗英主知賢相而任之不能駕馭尙致太專
之弊中常之主不知人而任之又不能駕馭爲害大矣
或曰既稱英主賢相何待駕馭而無過答曰君臣之性
皆雄毅則銳於行事而或不思則喜怒有時而過行事

不無不平武宗自未免此累安能察德裕之情德裕於
牛僧孺李宗閔輩相怨之久人人所知平上黨之際奏
逐僧孺輩明恃成功而報怨僧孺雖非大賢嘗位宰輔
矣德裕之言有何顯狀至貶之遐裔宗閔已出遠郡刺
史亦不因顯過而流竄御史崔元藻按事有異是舉其
職乃不復驗而黜之柳公權方以才望爲集賢學士無
故罷職是一徇德裕之意矣任其才從其謀高其位厚
其禮可矣何得一徇其意耶若德裕言人之罪其狀明
白固自當從事或不明豈得不詢驗其狀若不然當有

學海類編 卷之二
所制也有所制則德裕無過矣或曰武宗英主能任大
臣而不能駕馭中常之君何以盡委任之道駕馭之術
答曰惟至公可矣至公者不以合意悅之而不察其過
不以違意怒之而不知其賢人君用大臣平其心如是
則委任之道駕馭之術庶幾矣

宣宗

貶李德裕

論曰李德裕以傑才爲武宗經綸夷夏屢成大功振舉
法令致朝廷之治誠賢相矣但宣宗久不得位又不爲

武宗所禮蓄怨已深德裕是用事大賢自不容矣况德
裕性剛少恕不忘怨讎與宗閔輩相排斥幾十數年略
無悛意宗閔固奸人常任宰輔爲遠郡刺史矣復乘成
功之際誣其罪而流竄焉牛僧孺雖宗閔黨然有一時
名望斥之遐裔物議豈平王涯賈餗之禍本仇士良誣
謗中外所知德裕於二人不聞有隙但怨李訓陷己而
忿及涯餗子孫避禍於上黨者已爲亂兵所害又爲勅
書實涯餗之罪言已戮其後嗣布告中外夫宗閔已逐
涯餗子孫已戮尙聲其罪以快忿心則在朝之人常有

學海類編 卷之三
不足者得不懼乎不惟不足者懼凡有勢位於朝非大賢至公之人鮮不畏矣蓋大賢至公自知才用不在德裕下彼雖大任我亦能施爲或德裕專權不容我之施設但彼之謀國無失足矣何須功效出於我哉此所以無畏也如白敏中令狐綯輩才能望德裕絕遠又固寵保位無至公之心於德裕雖無隙意然德裕用不便於己故乘人主有不容之意盡力陷之也無隙者尙爾常不足者可知矣

小節

論曰宣宗久居藩邸頗知時事故在位十三年尙儉德以恤人隱謹法令以肅臣下恩厚宗室禮重宰相至於微行以察取士得失焚香以讀大臣奏疏誠好德之君也然知人君之小節而不知其大體懿安太后嫡母也不能盡禮事之反致暴崩爲世所駭李德裕有濟才不能容而逐之令狐綯功德無聞復容子納賄有紊時政至懿宗朝諫臣疏綯之罪曰大中威福又欲行於今日則當時事可知也其河湟歸順夷夏粗安乃承武宗用德裕之後威令已盛而然也不然宣宗用敏中輩於時

何所經畫哉至寵次子不定儲位裴休奏請乃曰若立太子則朕便是閒人此尤昧人君大體也卒至內臣爭立嗣君幾至於亂是宣宗區區爲善止於小節耳
懿宗

令狐綯縱賊

論曰令狐綯大臣也當同國休戚天下有患可救則力救之况帥淮南一道小寇入境方憂討除未敢爲暴部將察其必敗之勢討之甚易不討必致禍亂綯乃曰長淮以南他不爲暴聽其過去餘非吾事也豈大臣憂國

之意眞庸人苟且之見耳尋致大亂屠害十數郡生靈集天下兵討之周歲方平則綯之罪不容誅矣綯爲武宗寵待位極將相一日致國患如此其後罪露懿宗止命罷爲太子太保罰典如是何以戒大臣奸庸不忠之罪宜乎天下大勢之去也

用韋保衡路巖相

論曰唐自天寶而下巨盜繼起有忠傑宰相救世定亂加以元和會昌英主賢臣功業甚盛故歷年滋久大勢不衰懿宗居位固中智以下之才復將相不賢於前世

學海類編 卷之二
天下日以多事矣兵亂淮徐蠻寇蜀方連年用兵民力困弊於時人君勤勞政事倚任忠賢尙可救時之患懿宗乃用韋保衡路巖作相納賄樹私大紊時政刑殺無辜甚眾大臣忠諫逐之遐裔保衡與巖乘勢陷人恣行貶逐二兇爲患中外所憂懿宗方崇奉佛教泰然自安故國政多僻而時事不理賢才旣逐而忠諫無聞生民困弊德澤不及於天下大勢自是去矣

僖宗

鄭畋罷相

論曰咸通衰亂之後僖宗童年繼位政在內臣固無遠謀以救世患難雖宰相王鐸崔彥昭有一時名望亦非雄傑之才不能力正時事及鄭畋當政謀議要切多中事機但同列盧攜奸庸不忠與內臣田令孜相結沮畋之言不克施用夫巢賊本負販之民非祿山輩但因饑年驅細民劫財物資朝夕之用耳何至成大亂由朝廷衰微邪臣誤計任高駢宋威輩皆奸險無節爭功忌能玩寇久權養成賊勢賊勢旣盛駢以重兵居天下之衝反閉壁自固賴畋作帥於岐以謀破賊振國之威復傳

檄諸鎮激以忠義致勤王之師大集關中賊勢既蹙雁門兵至得以平之况僖宗避難之初賊乘勢而西非畋遏其銳危亂可測乎又以忠謀致諸鎮勤王之舉畋雖去鎮不親平賊其功則由畋也僖宗賞畋之功復命輔政雖在衰世亦秉朝綱令孜兇橫怒畋公正與奸黨誣譖罷之僖宗孱弱不能主張賢相天下之事固無所制國祚必至於亡也

李克用討朱全忠

論曰巢賊之平李克用爲功臣之首雖麤猛之人朝廷

恩賞至厚夙性豪雄不無感激可一時倚賴矣全忠出於巢黨力屈來降都統王鐸崇獎過分已授同華節帥不因立功朝廷又與宣武大鎮克用追賊還過其地全忠邀之軍府密謀殺害克用旣免不舉兵報怨奏討甚得人臣之體以降賊害功臣是賊心不悛况帥宣武未久兇勢未張本無功名可以贖罪討之正得事宜若乘克用兵鋒詔近鎮助之破全忠必矣兇賊旣除使克用感恩可以倚賴諸鎮觀之亦未必敢爲相噬之計天下或未至橫流也僖宗懦弱輔相庸暗宦官暴橫一無經

遠之謀失此機便卒致諸鎮交亂巨盜肆逆三百年宗社喪於盜手噫

昭宗

朱全忠篡逆

論曰昭宗卽位世已亂矣雖尊禮大臣博求賢傑志欲興復而大臣竭忠者杜讓能一人而已其他無不與方鎮相結方鎮藉大臣爲援大臣欲固權位亦結藩鎮爲重孔緯有一時名望尙與朱全忠交通崔昭緯輩固宜交邪岐矣內外將相不忠天下大勢橫流以至於此昭

宗欲何施爲乎加之輕信易動動而無謀何以制服諸鎮賊臣也然賊臣之心不可以恩信結一時之可倚者莫如太原太原有平賊大功爵賞已厚但爲全忠所圖蓄忿不解昭宗若加之恩意虜性勁直感恩必深太原順則河東近輔魏鎮舊帥豈有不順之勢數鎮旣順使讓能賢相經營於內復引同心之賢贊助時政宦官暴橫者去之奸人害政者逐之朝廷漸治國威可漸振矣奈何不能用讓能之言聽張濬孔緯之計許全忠舉兵致太原拒命太原跋扈賊臣得以脅制朝廷讓能知勢

學海類編 三
不可爲但以死許國可謂大忠矣自是諸鎮交亂車駕不能甯處復畱兇逆之人久爲輔相與巨盜畫篡逆之計乃亡唐祚衰哉

唐史論斷卷下終

附錄司馬溫公題跋

孫公昔著此書甚自重惜常別緘其藁於笥必盥手然後啓之謂家人曰萬一有水火兵刃之患他財貨盡棄之此笥不可失也每公私少閒則增損改易未嘗去手其在江東爲轉運使出行部亦以自隨過亭傳休止輒取修之宣州有急變乘駟遽往不暇挈以俱行旣行後金陵大火及轉運廨舍弟之子察親負其笥避於沼中島上公在宣州聞之亟還入門問曰唐史在乎察對曰在乃悅餘無所問自壯年至於白首及成亦未嘗示人

學海類編 二
文潞公執政嘗從公借之公不與但錄魏徵姚崇宋璟
論以與之况他人固不得而見也元豐二載察自陽翟
來洛陽以書授光曰伯父平生之志萃於此書朝廷先
嘗取之畱禁中不出今沒二十餘年家道益衰大懼此
書散逸不傳於人故錄以授子光昔聞公有是書固願
見而未之得得之驚喜曰子貺我兼金不如顧無以爲
報請受而藏之遇同好則傳之異日或廣布於天下使
公之德業煒煜於千古庶幾亦足以少報乎時冬至後
五日涑水司馬光書

歐陽文忠所作墓誌節文

公博學強記尤喜言唐事能詳其君臣行事本末以推
見當時治亂每爲人說如身履其閒而聽者曉然如目
見故學者以謂晚歲讀史不如一日聞公論也所著唐
史記七十五卷論議宏贍書未及成卒于家公既卒詔
取其書藏秘府

蘇東坡答李方叔書節文

錄示孫之翰唐論僕不識之翰今見此書凜然得其爲人至論褚遂良不譖劉洎太子瑛之廢由張說張巡之敗緣房琯李光弼不當圖史思明宣宗有小善而無人君大略皆舊史所不及議論英發暗與人意合者甚多又讀歐陽文忠公誌文司馬君實跋尾益復慨然然足下欲僕別書此文于石以爲之翰不朽之記何也之翰所立于世者如此雖無歐陽公文可也而况欲託字畫之工以求信于後世不已陋乎

曾南豐所作行狀節文

公博學強記其氣溫其貌和如不能自持及與人言反覆經史上下千有餘年貫穿通洽不可窺其際而退視其家初未嘗蓄書蓋既讀之終身多不忘也所著唐史記七十五篇以謂己之所學治亂得失之說其于此可以觀公之志也公歿有詔求其書

曾南豐經進隆平集節文

孫甫字之翰許州人天聖五年同學究出身八年再舉
登進士第杜衍在樞密府薦之除秘閣校理累擢天章
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畱侍講卒年六十贈右諫議大
夫著唐史書七十五卷每言唐君臣行事以推見當時
治亂若身履其閒聞者釋然

曾南豐寄之翰古詩一首

孫侯腹載天下書崔嵬豈啻重百車伏羲以來可悉數
孰若自作何有餘更能議論恣傾倒萬里一瀉崑崙渠
誰爲胸中幹太極元氣浩浩隨卷舒昔來諫官對天子
何穢不欲親芟鋤不容乃獨見磊落出走竝海飄長裾
孫侯氣節何所似雪洗八荒看太虛親如國忠眼不顧
舊若張禹手所除歸來已絕褻貶筆進用祇調敷倉儲
合持詩書白虎論更護日月金華居萬世深根固社稷
百年舊叟休田廬素識孤生愛茅屋久將老母求山租

學海類編 卷之六
秋歸願事九江獲夜出未倦安豐漁孔明苟欲性命遂
孟子豈病王公疏塵埃未得見此樂太息一付西江魚

後序

諫議孫公以淵源之學忠讜之論被遇昭陵遂擢寘諫
苑嘗稱唐太宗規模法制有三代王者之風故平生多
喜言唐事每嘆舊史猥雜不足以垂戒後世乃倣春秋
編年法修成唐史記七十五卷其閒善惡昭然可爲龜
鑑者因著論以明之篇目凡九十有二皆君相之事業
臺諫之紀綱非徒爲是區區空言也其史記全書自公
歿取畱禁中世所可得而見者論斷而已予家藏是本
久矣邇來掌教延平會朝廷寬鏤書之禁一應本朝名

士文集有益于學者皆許流傳乃出此書與學錄鄭待聘參考舊史重加審訂鋟木于穎宮以與學者共焉因念自古賢人君子著書立言蓋將以明道言之所傳道之所以明也是書成于嘉祐之初迄今百有餘歲而後顯豈其傳若有所待耶乃若公進退出處之大概見于涑水廬陵南豐東坡四先生之論述可以表信于世茲不復敘云紹興丁丑十月既望新安張敦頤書

準嘗見此書于周南仲家乃蜀本也後徧求之而未得至此見友人劉和甫有此書欲求得之乃云此書舊鋟板于其家塾因鬱攸之變不復存矣慨歎久之校正其本鋟板于東陽倅廳之雙檜堂以廣其傳端平乙未郡丞黃準命工鋟板

